俗眼看壇经

作者自序

繼《俗眼看心經》、《俗眼看金剛經》之後，此書是俗眼系列的第三部。三經皆為禪門要典，而我所取者，非其玄奧語義，而是其在人間的回響。

世人讀《壇經》，或求法語之高遠，或探禪宗之源流。然我以俗眼觀之，不為貶低，亦不為拔高，只願在煙火人間尋一線清光。

此書非註解，非翻譯，更非講解。它是一次慢慢的凝視，一次與文字共坐的修行。我不以學者之筆述慧能之語，而以行者之心聽街坊之聲。因我深信：「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若離世求菩提，恰如求兔角。

每一品之前，我以詩為引，不為裝飾，而為開門。詩不高蹈，只是輕輕一筆，讓讀者在進入經文前，先與自己對上一眼。詩後附註，不作學究之解，只為同行之語，如茶邊閒話，如街坊低語，或許更能入心。

書中所見，皆是我所行；書中所疑，亦是我所問。我不敢言悟，只願言誠。若讀者在此書中見一絲真意、一縷清氣，那便是我最深的欣慰。

願此書如一盞燈，不照遠方，只照腳下。

偉霖

二〇二五年秋

俗眼目錄

行由品第一 P6

般若品第二 P21

疑問品第三 P27

定慧品第四 P32

坐禪品第五 P37

懺悔品第六 P40

機緣品第七 P47

頓漸品第八 P70

宣詔品第九 P86

付囑品第十 P92

後記 P103

六祖法寶壇經

行由品一 P105

般若品二 P116

疑問品三 P125

定慧品四 P129

坐禪品五 P133

懺悔品六 P134

機緣品七 P141

頓漸品八 P158

宣詔品九 P165

付囑品十 P168

◎行由品第一

＜開場詩＞

山路不遠人心遠， 衣鉢風塵是本源。

若問何來真見地， 童年夢境無所住。

開場詩簡註

此詩以慧能的「行由」為人間之旅，不作神聖化描寫，而以「山路」與「風塵」象徵修行的起點。首句「人心遠」點出見地之難，次句「衣鉢風塵」暗合南嶽求法之路。末句「童年夢境無所住」則將見地化為般若之境，以童年之虛靈對應「無住」之真，既是俗眼所見，也是心眼所悟。

◎◎◎

壇經開篇，六祖慧能於寶林寺為刺史官僚、儒宗學士、僧尼道俗說法。六祖夫子自道，用自己為例，說出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人人具足，可善用此心成佛。

惠能未曾習文，偶然聽人誦《金剛經》，至「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一句，心即開悟，喜不自勝。打聽一切，安頓孤獨母親後，便毅然至黃梅禮拜五祖。

<俗眼小語>

有慧根，還須有機緣。六祖有慧根，有人誦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得聞，更有五祖弘忍在黃梅弘法授徒，這便是緣。

五祖初見惠能，語帶試探，言其嶺南獦獠，何能修法？惠能不卑不亢，答曰：「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欲言又止，命惠能去做後勤勞務。行前，惠能對五祖說：「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五祖也不多說，命其離去。二人再相見已是八個月後的事。

<俗眼小語>

五祖得道之人，豈會歧視惠能，只是周遭徒眾未

悟，為免麻煩，始出此下策。世人皆說穿起袈裟事更多，此言不差，原來修道人的嫉妒之心，好勝之心不比凡人少。惠能幹著破柴舂米的勞務達八個月之久，始再有機會見到五祖。二人既坦白，亦相知。可見二人確是能忍。

一天，五祖召集門人，說他們「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表示要傳衣缽。各人若自認已悟佛法大意，可作一偈以表達其意。經五祖印證無礙者，可得衣法，為禪宗六祖。

<俗眼小語>「迷時師度，悟時自度」

常言名師出高徒，五祖竟覺門下無一能人，可嘆！「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在迷茫的時候需要老師的引導和教導來獲得解脫，有足夠基礎後，就需要靠自己去深入理解和證悟。五祖門下就是缺乏這份精

進和智慧。

最終就成就了神秀上座的「**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和惠能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兩首偈。神秀作偈後的表現是「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體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忐忑不安，可見他自己也沒信心。五祖評這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反之，惠能作偈後給江州別駕張日用調侃，惠能不慌不忙道：「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可見神秀與惠能二人寫偈後的態度與信心有天淵之別。

<俗眼小語>

很多人看壇經後輕視神秀之偈，其實這偈也有可取

之處。對大多數的修行人來說，能把菩提心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埃已是很好的入門根基。很多人一生也做不到。如五祖云：「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能不墮三惡道，已是莫大的福德。

五祖見惠能偈，已默許他為六祖。唯恐他被人加害，遂當眾用鞋擦了偈，並云亦未見性，卻於次日到工作坊見惠能，再作印證。二人機鋒相對，「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五祖問：「米熟也未？」惠能答：「米熟久矣，猶欠篩在。」一問一答，機鋒暗藏，師徒心印。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能即會祖意。」

<俗眼小語>

「米熟也未」「米熟久矣。猶欠篩在」。一問準備好了嗎？一答都好了，只是還須師父作最後指點。師

徒默契十足。

五祖顧慮周詳，三更夜半秘密為惠能作最後說法，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時，惠能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對五祖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俗眼小語>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金剛經》第十分有云「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住就是不執著。原來清淨心，本無所執。

若執著於色聲香味觸法所生的意念，便受六塵所蒙蔽、束縛，妄念頻起，心難清淨。

自性就是真如空性，實相，所謂實相，當然是不生不滅無動搖。

緣起性空，自性生萬法乃是因緣和合的色相，緣生萬法生，緣滅萬法滅，這就是空相。

五祖遂傳授惠能頓教心法及衣缽，正式為禪宗六祖，誦一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並說自古佛法「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囑咐惠能以後不需再傳衣缽，免起爭端惹禍。又要惠能「逢懷則止。遇會則藏」。

五祖送惠能至九江上船，自搖艣，惠能不讓，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上岸後，惠能別過五祖，向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

<俗眼小語>「迷時師度。悟了自度。」

五祖傳授惠能頓教心法，這正是以心傳心，直接領悟、開示真理達成證悟本心的方法。不要誤會是無須由淺入深、循序漸進修行的方便法門；要知非一朝一夕，唯有歷盡無數劫修行，才能有此大慧根。

五祖弘忍門下的神秀與惠能二大弟子見處各異，因而發展成的不同系統禪學，有南頓北漸或南能北秀之別。漸就是循序漸進。

對「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的解讀，人言言殊，大都是針對下種果生的因果論，要求惠能繼承禪宗，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俗眼卻以為「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更是重點：執著因果，也是著相，悟不了真如實相，緣起性空。這兩句正是金剛經中「即非，是名」的邏輯。

「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有人直接解作是在懷集、四會二縣境內隱居下來。但悟了自度，在那裡安頓何須師父指點。有人作另一解釋：遇到別有懷抱（有機心）的人要小心，不要踏入陷阱，會者會見，在時機未成熟之時，要懂得收斂，不要輕易示人真面目。

幾天後，五祖門徒知惠能已得衣缽，數百人覓其

踪，欲奪衣缽。當中有一僧，俗名陳惠明，是前四品將軍，一馬當先，追及惠能。

惠能把衣缽放於石上，自己則藏身草莽中。陳惠明見法物，大喜，怎料堂堂大漢竟不能提起衣缽，心知奧妙，於是大聲呼叫：大師，我不是來搶衣缽，我是來向你求法。

惠能現身，坐盤石上，惠明作禮，請惠能為他說法。

惠能指導惠明先停止思考所有事物，不起心動念，說「**不思善。不思惡**，這個當下，就是是明上座的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惠能為免惠明疑其尚留有一手，強調，能說的都已說了，說得出的都不是真如，真如要自己觀照而悟。並指導惠明「逢袁則止，遇蒙則居」後相告辭。惠明更指了一條錯路給隨後而至的門徒，免他們再搔擾惠能。

<俗眼小語>「不思善，不思惡。」

五祖門下竟然都是一班狂徒，如狼似虎的要搶回衣缽，人人執著，放不下看不破，可見五祖雖然得證如來，教授門徒卻不得其法。

「不思善，不思惡」，正是《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直白詮釋。語雖簡，意極深。六祖惠能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而悟。惠明則蒙六祖指導「不思善，不思惡」而悟。

五祖說「逢懷則止。遇會則藏」；六祖云「逢袁則止，遇蒙則居」，其目的大致相同吧，也不用考究，俗眼也沒見到有說服力的解說。

陳惠明可算是惠能的首名弟子，其後他避老師的名諱，改名道明，移居袁州府的蒙山，住持靈隱寺，創建西華禪寺、聖濟寺，弘揚佛法。

惠能到曹溪，又被惡人尋逐，於是在四會縣加入獵戶中，為時十五年。期間時常放生獵物，但吃鍋邊

菜。一日深思，弘法事大，無可能終日隱遁，於是別過獵戶，出廣州，至法性寺。

當值印宗法師在講涅槃經，有風吹幡動。一僧云，風動；一僧云，幡動。議論不已。惠能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語驚四座。

<俗眼小語>「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動」

真正修行人，能選擇當吃鍋邊菜；吃素又不是彌天大罪，誰會管你不吃肉？什麼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戲語吧。

此段引出壇經為人熟知的經典名句「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熟知不等於明達當中意義，作順口溜吧。大千世界，每刻發生的事多如恒河沙數，你知多少？你關心多少？多少對你有影响？在物質意義上，你不知，不關心，對你沒影响的就不曾發生嗎？這物理變化你怎知？還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所及，色聲香味觸法六塵所觸才有六識的反

應。假若心不起念，斷六根六塵的感知，也便不可能有風動幡動的判斷。那心動是什麼?

印宗法師猜測惠能乃是黃梅來人，遂請他出示衣缽，並詢問五祖如何傳授佛法。惠能答曰：「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他進一步指出，若能於《涅槃經》中見佛性、**明心見性，便是佛法不二之法。**

惠能解釋道：世人常以犯四重禁、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為斷滅善根，視為大逆不道。但佛言善根有常與無常之分，而佛性本無常無常之別，故不曾斷滅，此即不二法門之義。

凡夫見五蘊與十八界為兩樣之物，智者則了達其性本空，無二無別。如此無二之真性，便是佛性。

印宗聽後深受震動，遂為惠能剃髮，願事為師。惠能自此於菩提樹下開啟東山法門。

〈俗眼小語〉不二之法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六祖此偈，直指佛性本空，不立文字，不依修證。所謂「指授即無」,「唯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即是此意。佛法不在形式，不在方法，只在真性之見。

禪定與解脫，不過是修行的兩種途徑，並非佛法本身。佛法只有一種，故名「不二」。見性者，不論修證，不論儀軌，心若無分別，即入佛道。

犯殺、盜、淫、妄，是四重禁；弒父、弒母、弒阿羅漢、破和合僧、出佛身血，是五逆罪；一闡提則是斷滅善根、信心不具之人。世人見此，多以為與佛法絕緣，斷了根本。但佛言善根有常與無常之分，而佛性本無有常無常之別，故不曾斷滅。此即不二法門之深義。

說穿了，不二心，就是沒有分別心。不分好壞、不

分你我、不分罪福，見性即是佛法。

惠能在黃梅五祖門下修行多年，尚未正式出家。直到印宗為其剃髮，方入僧團。一向是師父替徒弟落髮，此處卻是主持落髮者反成弟子，真可謂「學無前後，達者為先」。也由此看出印宗的胸襟與慧眼。

〈俗眼旁語〉

有時方說不二心，心中卻又起分別。這是否矛盾？或許不然。

「不二」不是要你壓抑分別，而是看清分別的來去，不住其上。分別心如影隨形，是凡情之常；但若能於分別中不執著、不迷失，便是慧眼。

六祖說「本來無一物」，不是否定萬象，而是指出：萬象雖現，本性不動。你起分別心，正是因為你在思索、在探問、在行於道上。若無分別，何來修行？若無起伏，何來詩意？

惠能曰：我於東山得法，歷經艱辛，命懸一線。今日得與官僚僧俗同聚一堂，感念因緣深厚，皆是宿世供佛、種善之果。教是先聖所傳，非我的智慧，乃先聖遺音。願聞者淨心除疑，與古聖無異。

〈俗眼小語〉

教是先聖所傳，法則實相本然。若不淨心除疑，明師也難出高徒。六祖不打誑語，言之在先，指示願聞佛法先要淨心，聽法後能觀照析疑，把妄障除去。

此品至此，語未盡意已深。然般若之門方始開啟，前文如引線，後文如織錦。讀者若能以俗眼觀之，或可見般若之光不在遠方，而在日常起念之間。

◎般若品第二

＜開場詩＞

智非高遠心中藏，輕煙一縷見無常。

若將般若論生死，不如靜坐聽街坊。

開場詩簡註

此詩以「般若」為世間之覺，不作高遠之論，而見於心中之常。首句「心中藏」點出智慧非外求，次句「輕煙」象徵無常之感，如日常所見，不離生活。末句「聽街坊」是詩眼所在——既是俗語之聲，也是般若之境。正如《壇經》所言：「**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此句不只是反語，更是正語：真正的智慧，不在離世，而在於靜坐中聽見街坊之語，於人間煙火中見菩提之光。

◎◎◎

法會未散，韋刺史心猶未足，翌日再請益。六祖升座說法，要大眾將心念清淨，不打妄想，先念「摩

訶般若波羅蜜多」。

「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意指大智慧，能渡迷妄之海，到達彼岸。般若智慧是每個人內在本有，眾生所以迷，因為「迷心外見」，在真心、本心之外追求，而忽略了自身本具足的般若智慧，一念妄起，般若即斷；心若清明，智慧自現。；得聽「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再口念心行，則可見本性，得大智慧，與諸佛菩薩無差別。 **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

六祖並指出實踐的方法：一切般若都源自本性，無法從外在獲得，要認識並觀照自身的般若智慧；無分別心，以寬廣如虛空的心觀照，能容萬物；應做到「內外不住，去來自由」，以智慧破除執著，通達無礙；也不要執著空，若無心念，人活如死，這是無記空，空非虛無，而是有而不著，有而不礙。

＜俗眼小語＞

〔眾生皆有佛性、緣起性空、無執、般若波羅蜜多〕等，莫說修行人，就是凡夫也多會聽過。知不即信，信不即解，解不即行。層層之間，隔著一顆未動的心。

知易行難，韋刺史等受眾，尤其是一班官紳，莫說證菩提，不知有多少人因而成為大善人？大概以為聽高僧說法便是功德，可消災解難。六祖說得明白，要口念心行，又有多少人聽得入耳？

要深入理解般若波羅蜜多，可看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怕經義難明，不妨在網上下載較接地氣的〔俗眼看心經〕，應該可明大概。

免費下載：　俗眼看心經

六祖復說，摩訶般若波羅蜜這種法，是自性本具，不需向外馳求。若證悟此法就不會被五蘊塵勞所惑，戒定慧可除去三毒。六祖自言於五祖弘忍處得

頓悟法門而開悟，頓悟法門是為智者而立。但人有愚有智，根器不同，愚者則問道於智人漸修，以增善根。一切修多羅，(梵語，即經）都是因眾生而設，若沒眾生，經有何用？人有八萬四千塵勞，故佛說也有八萬四千法門。

最後，六祖強調般若三昧 － 無念的重要。

法會末，六祖更洋洋灑灑的誦出三百字的無向頌。與會者人人受益，讚嘆而回。

＜俗眼小語＞

三毒是貪瞋癡。戒定慧稱為三無漏學，是指透過持戒、禪定以及智慧的過程，斷除煩惱、離苦得樂的修行法門。

無意為戒，無念為定，無執為慧。三者對三毒，無意對貪，無念對瞋，慧對癡，正是對症下葯。

「無念」並非什麼都不想，而是內心不被煩惱所牽動，不產生好惡分別、不執著事物，是一種「無所

住」的境界。不隨外境或妄念起伏，保持清明、無所攀緣的本心，而非逃避。

六祖在本品刻意提及金剛經的妙用，俗眼之前寫過〔俗眼看金剛經〕，要明究竟，不妨下載一看。

免費下載：俗眼看金剛經

＜俗眼旁語＞

看過這品，俗眼有些感慨。也有些體會，人無完人，某方面極其成功，另一方面可能有不足。六祖雖為禪宗大師，說法之道亦非盡善。此品口若懸河，少有問答，未免失之單向。看金剛經中，須菩提跟釋迦一問一答，一答一問，可以抬槓，也可搭臺，這才是好的說法。再看他那洋洋灑灑三百字的無向頌, 比起他自己的「菩提本無樹.....」，或金剛經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那樣短小精悍，難瑯瑯上口，效果差得遠。俗眼記得的只有「佛法在世間，不離世

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

茲把無相頌抄錄如下，大家覺得如何：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闇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逍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卻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卻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腳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卻　菩提性宛然
此頌蘧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疑問品第三

＜開場詩＞

齋畢升座眾心齊，刺史低眉問所疑。

功德只在真如裡，念佛西方近或離。

開場詩簡註

齋畢升座，眾人屏息，韋刺史低眉請法，心中兩疑：一問功德之真偽，二問念佛能否往生西方。六祖直言「實無功德」，破除執著；又言「西方不遠不近」，轉迷為悟。此詩四句，既承場景，又點主旨，語短意深，為全品定下「疑中見性」之基調。

◎◎◎

某日，韋刺史為六祖設齋宴。齋畢，一眾官紳庶士再請六祖升座說法。韋刺史先稱讚六祖說法，不可思議，繼而說自己心中有疑問，希望六祖能為解說。所謂心中疑問，乃不解達摩大師評梁武帝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竟言「實無功德」。

六祖不假辭色，直言「實無功德」，並斥令不可疑先

聖之語。一切物質布施，實無功德，唯證真如本性，行不二法門，不執不捨，廣度眾生，方為功德。

＜俗眼小語＞

俗眼還以為韋刺史對前一品六祖所說的有疑問，不明所以。想當然矣，大概他都了然於胸，俗眼真看人低。但想深一層，韋刺史真的如此慧根具足？

又設宴，又諂媚，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官呀！修心養性沒空，也沒興趣。什麼摩訶般若波羅蜜、不執著、不起念、不比較，他才懶得理。但韋刺史一生，想必也致力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好積聚功德為餘生，來世作福。這樣大張旗鼓，達摩大師竟說無功德，那豈不是徒勞？死心不息，只好向六祖求助，希望解釋中有迴旋空間，留點餘地，也好自欺欺人一番。

韋刺史再問念阿彌陀佛是否能生西方淨土。

六祖不直答，只言西方淨土離此不遠，亦不近。下根之人行十惡八邪，當說很遠；**諸惡不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的便覺得近。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身便是淨土，西方在目前。

受眾皆頂禮云：如這樣便可見到淨土，又何須求生西方？希望大師發慈悲，使西方極樂在此出現，好讓大家一看。

要看西方淨土，六祖反指示大家在自性上用功夫。若真心修行，處處是道場，不須一定要到寺裡，何況要到西方。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自淨其意，自淨其心，佛性自現，莫向身外馳求。

法會終前，六祖示無相頌，若眾人依此修行，跟出家無異。

六祖歸曹溪，據說與會者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俗眼小語＞

俗眼小人心度君子腹，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既無功德，韋刺史當向易中求，念阿彌陀佛如能生西方淨土，何樂不為。「**口念彌陀心散亂，喊破喉嚨也枉然**」，聽罷六祖一番教誨，想韋刺史會非常失望。

此品末說與會者各得開悟，信受奉行。俗眼仍抱懷疑之心。

此品的無相頌比第二品的無向頌好得多，既貼地，又易上口，且比無向頌短了一大半。俗眼建議讀者用心唸記了它，隨時想起，隨時可應用。

＜俗眼旁語＞

此品中有十惡八邪之說：

十惡：身三惡（殺生、偷盜、邪淫）；意三惡（貪心、瞋心、癡心）；口四惡（綺語：說不清淨、專談男女；妄言：撒謊；惡口：罵人；兩舌：挑撥離間）。

八邪：即八正道之反面 – 邪語、邪見、邪思惟、邪業、邪命、邪精進、邪念、邪定。

無相頌

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

若能鎖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見，何勞向什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

◎定慧品第四

＜開場詩＞

定慧不二本無差，燈光互映即真家。

無念無相無住處，一行三昧是生涯。

開場詩簡註

定慧不二本無差：六祖言定是慧體，慧是定用，二者本不分先後，如水與波，如燈與光，互為體用。

燈光互映即真家：借六祖燈光譬喻，指出修行若無定慧相應，猶如有燈無光，或有光無燈，皆非真修。

無念無相無住處：頓教三法門，皆指向自性真如，不著境、不執念、不停留，方能見性。

一行三昧是生涯：六祖教人行住坐臥皆持正直心，不起妄念，此即一行三昧，不離生活，不離當下。

◎◎◎

六祖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講授戒、定、慧三無漏學。六祖告訴大眾，頓教法門以定慧為本。定慧一體，無分先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定猶如燈光：有燈則有光，無燈即暗。燈為光之體，光為燈之用。

口說行善，心卻無善念，此即定慧不等；若執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亦是無定無慧，枉費修行。

〈俗眼小語〉

六祖雖未詳說「戒」，然定必由戒而生。什麼是戒？不用背誦那些什麼五戒、八戒、沙彌戒、菩薩戒等，謹記「**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便是戒。由戒生定慧，慧能返照所戒，若好心做壞事，亦須省察，此即諸佛法。

六祖說定慧不二；又以燈光比喻定慧，有燈即光，

無燈即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俗眼在想，有光必然有燈，但有燈是否一定有光？若無知不懂用燈，光從何來？這是否正是定慧須相應的意思？

六祖復告誡大家，生活中無論行、住、坐、臥都要持正直心，不起念，這叫一行三昧。念一起即著相，有我執；若執念於一行三昧，亦是錯誤，不能證道。

六祖又說，佛道須通達無礙。迷於我執、法執是作繭自縛不通達。很多人以為靜坐不動，看心觀靜，便是一行三昧，實與死人無異，舍利弗便因此被維摩居士訶斥。

六祖再說，頓教法門是以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皆視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繫前境。

最後，六祖強調真如自性的重要，能善分別諸法相，為第一要義。

〈俗眼小語〉

俗眼根器不足，壇經讀到這裡便想打住。一是已沒第一品曲折離奇的故事性，二是六祖兜兜轉轉的去闡釋無念、無相、無住。俗眼越看越糊塗，彷彿無念、無相、無住都是差不多的東西。參考坊間大德解釋，就更是雪上加霜。

六祖得道證得摩訶般若，行般若波羅蜜多，不是要度一切苦厄嗎？既言度一切苦厄，何不為無慧根者說得清楚些？

就此放棄俗眼又不甘苦，苦苦追尋，大概想出了眉目，也不知是否正確。

無念者，心能不被外境所影响，無妄念。念，有正念、有雜念；但不論正念或雜念，佛陀看來都是妄念。無念，即是將一切念頭 – 正念也好，雜念也

罷，悉皆放下，唯留自性真如。

無相者，意指不執著於世間萬事萬物的表相、現象，不比較，而是見到其本質空無、不變。

無住者，不執著，不停留於任何情況，不隨境轉，保持清淨明覺的空性。

說清楚一點，無念、無相、無住，真的是差不多的東西，都是自性真如，緣起性空的表現。

◎坐禪品第五

＜開場詩＞

坐非凝滯是行禪，不著身心不住前。

一念不起真如現，空色無差即道原。

開場詩簡註

坐非凝滯是行禪：六祖破除「坐禪」之誤，非身體不動即為禪，而是行住坐臥皆可入道。

不著身心不住前：不執身體、不執心念，不住於過去、未來，即是無住之本。

一念不起真如現：念不起，妄念不生，真如自性自然顯現。

空色無差即道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二法門即是佛道之本源。

◎◎◎

六祖開示大眾如何坐禪：所謂「坐」，非身體不動，而是不起分別心。外不受一切境像影響動搖，心念

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清淨，不為萬事染污，名為「禪」。

至於禪定：外離一切相，是為禪；內心不亂，是為定。外禪內定，方成禪定。

六祖繼而指出，傳統坐禪若執著於「不起念」或「自性清淨」，皆屬妄念。有妄念，即離自性清淨。

真正的禪定，非身體靜止，而是融入日常，行住坐臥皆可為禪。

人之自性，本來清淨，惟被妄念所覆。若能去除妄想，自性自然顯現；於念念之中見本性清淨，精進修持，自可成就佛道。

＜俗眼感言＞

俗眼本來明白，後來越看越糊塗。是六祖把俗眼弄糊塗了。

在說坐禪時，六祖說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

到說禪定時，則是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

這個「禪」，一時對內，一時對外，俗眼真是著了文字障。

管他什麼是坐、什麼是禪、什麼是定。套用《金剛經》的說法：「坐禪即非坐禪，是名坐禪。」

總之，行住坐臥之間，若能不受外境影響、不起妄念、不生分別心，便可守住本來清淨心，不為妄念所染，得以保其真如空相。

那些坐禪中走火入魔的，大概是不得其法，妄念頻生，無法控制，以致精神紊亂罷了。

◎懺悔品第六

＜開場詩＞

香非焚處起，戒定慧中生；

懺悔無相貌，心空罪自輕。

皈依非歸處，誓願即道程；

若能觀自性，罪福兩無爭。

開場詩簡註

此詩以「香非焚處起」開篇，暗示「法身香」並非外在供養之香，而是戒、定、慧所生之內香。第二句「懺悔無相貌」點出六祖所傳「無相懺悔」之旨：非形式懺悔，而是心地清淨，罪自消融。

「皈依非歸處」一句，反轉常見理解，指出皈依三寶不是歸向某地或某人，而是發願修行、自度自利的起點。「誓願即道程」則呼應四弘誓的修行方向。

末句「若能觀自性，罪福兩無爭」，總結六祖教法的

核心：若能明心見性，則不執罪福，不困於因果，自在於道。

◎◎◎

這時，六祖大師於南華寺為廣州、韶關及四方聞風而至之士說法，指出：明心見性，須從淨心開始，自守其戒，自度其身。先傳授「自性五分法身香」，再授「無相懺悔」。

自性五分法身香：

一、 戒香

是指通過守戒而不犯錯、罪惡，沒有嫉妒、貪婪瞋忿的念頭，沒有劫殺、偷盜、邪淫、妄語的意圖。

二、 定香

看到一切善惡境相的時候，自心不會散亂，這就叫作定香。

三、 慧香

自心清明，沒有障礙，時常以智慧觀照自己的真如自性，不作惡業，常行善，但不執著所作

的善行。敬尊長，體念下人，憐憫孤苦，救濟貧窮，這就叫作慧香。

四、 解脫香

心不攀緣外境，不思量分別善惡，身心自在，無所掛礙，這就叫作解脫香。

五、 解脫知見香

自心對於善惡都無所攀緣，待人謙虛和善，隨順眾生，不妄自分別人我，但也不死守空寂，多方參學，聽經聞法，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從初發心直至圓滿菩提時，真如自性毫不變易。

解脫香偏重自我之超越，解脫知見香則著眼於利濟群生。

無相懺悔：

懺者，懺除過往所造惡業；悔者，斷除未來一切惡行，不再重犯。清淨其心而懺悔，可使身、口、意三業清淨，滅三世罪。

凡夫愚迷，只知懺除過罪，不知悔改未來，非真懺悔。

跟著，六祖跟大眾一起發四弘誓和三皈依。

四弘誓:

菩薩修行時發下的四個根本誓願，即：「**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 四弘誓強調菩薩利他與自利之修行結合，亦為修菩提道者之根本誓願。

三皈依：

三皈依，即皈向佛、法、僧三寶，以佛為師，依法修行，依僧為伴，得以離苦得樂。

三皈依偈：

自皈依佛，當願眾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皈依法，當願眾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皈依僧，當願眾生，統理大眾，一切無礙。

最後，六祖又出示一百四十字的無相頌，要大家讀誦受持。如能自悟明白，就可消災解惑。

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唯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美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

大家聽後都很高興而遵奉實行。

＜俗眼小語＞

說是懺悔品，但直接講授懺悔的話不多。反是一開始便說「自性五分法身香」，而以「四弘誓」，「三皈依」作結。也不言明自性五分法身香，四弘誓，三皈依，跟懺悔的關係，俗眼不才，補充這空白。

懺悔不是一般的發露懺悔，不知罪業的根源如何懺，怎去悔？自性本源被五蘊六塵蒙蔽了，才生種種妄想，獨種種惡業。「自性五分法身香」以智慧觀照自己的真如自性，從根本上淨化身心，超越罪業的束縛；「四弘誓」，「三皈依」則可增強信念，精進修為。這些都是懺悔的基本條件。

這次百多字的無相頌，俗眼仍覺得不易唸，難記，效果不太好。奈何六祖就是愛這類長篇大論的偈。比起他之前說過的「菩提本無樹」，「仁者心動」，以至「心平何用持」，孰優孰劣，大家無須像俗眼般口沒遮攔，可在心中作一比較。

＜俗眼旁語＞

有說業不可消，必受果報，故「**菩薩畏因，眾生畏果**」。六祖卻言真誠懺悔可滅三世罪，俗眼猜此乃權宜之說。真相或在於觀照實相真如，不再執著因果，坦然受報。

此品雖名懺悔，俗眼看來更似入教儀式：單膝跪地，誦四弘誓與三皈依，正是皈依之始。

天主教告解，由司鐸赦罪；佛教懺悔，則自觀自照，自淨其心。主動與被動，分野在此。

壇經雖白話，俗眼仍覺重複累贅，未直說要義。世人多無大智慧，豈能聽一句「應無所住而生心」便大徹大悟？

六祖德高望重，講法單向，無人敢言。可惜大好道理，俗眼根器淺薄，只覺茫茫無緒。

◎機緣品第七

＜開場詩＞

十二因緣十二人， 一句機鋒破萬塵。

若非根熟逢緣至， 空誦千經不見身。

開場詩簡註

此品記六祖應機說法，十二人各以不同根機得悟。機者，根性；緣者，時至。悟非言得，非理通，而在一句一問之間，破執見性。讀者若能於此品中見自己之疑，或可於此品中見自己之悟。

◎◎◎

<俗眼小語>

「機」代表根機，「緣」代表殊勝的因緣。

佛性人人本具，根機是自己修來的，什麼時候開悟就要靠因緣，因緣和合，遇到了，自然就會開悟。

這一品是說六祖惠能大師悟道後應機說法，弘法度眾的因緣；也是講諸法師開悟的因緣。讀者可以設

想自己就是法師，或能領悟這一品開示的道理，如根機具足，或許在這一品就開悟了。

當中提到曾蒙大師親炙，振聾啟聵的共有：僧法海、僧法達、僧智通、僧智常、僧志道、行思禪師、懷讓禪師、玄覺禪師、禪者智隍、方辯及不記名僧二人，共十二人之多。

俗眼看完這一品，頭昏腦脹，不得不認根機差。

＊＊＊

僧法海：即心即佛，定慧雙修

六祖跟僧法海講的是「**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的道理。若不生念頭，不被妄想污染，心本是清淨空無的；心本具佛性、般若，能保持這心，念頭妄想也不能入侵，成一切相又離一切相，這就是佛。

六祖就此留一偈，說明定慧雙修對即心即佛的重要，偈曰：

即心名慧，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雙脩是正。

＊＊＊

僧法達：誦經不解，禮折慢幢

僧法達，七歲出家，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遍，心生傲慢不施禮。六祖先訶斥他就是念萬遍法華經，不解其意也是徒然。

說偈曰：

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忘功福無比。

六祖訓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

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蓮花從口發。

法達聽此偈後，懺悔謝罪，說雖誦千遍法華經，但心中仍有疑問。

六祖曰：你念此經不知其宗旨，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此經是以因緣出世為宗。能不執著於相，不執著於空，不執著就不迷，內外不迷，一念間便能開悟，這叫「開佛知見」。

佛就是覺，若你聽聞經的道理，而悟入明白，這就是覺的知見，也就是現出本有真如自性。

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人只要領悟佛的說法，最終也能證得無上佛法；這就是所有眾生都能藉由佛法，獲得證悟，達成佛的果位。

偈曰：

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

（大白牛車：本淨無漏，體具萬德，煩惱不染。）

＊＊＊

僧智通：三身四智，轉識成智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六祖為其釋義。

「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

「既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

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俗眼小語＞

佛有四智，即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

大圓鏡智是由第八識所轉的，所謂轉識成智。它猶如一面清淨的大圓鏡，能映照一切現象而不執著，其本性是純粹清淨、毫無污染的。故說「大圓鏡智性清淨」。第八識又叫含藏識，梵語叫阿賴耶識，所作善惡的種子，都藏在第八識裡。

平等性智是由第七識所轉的。第七識又叫末那耶

識，又叫傳送識，由第七識傳給第八識，故叫傳送識。在凡夫時，第七識常有我執，產生煩惱。但轉識成智後，便能證得平等性智，心境無有煩惱，對一切眾生都能生起平等的慈悲心，故說「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就是第六意識所轉的，第六意識它什麼都分別，分別善惡是非男女，所以它看起來好像很聰明，實際上是有分別心的意識。若轉識成智，就能精準地觀察到事物的真實相狀，具有「非功」的特質，也就是不會有私心或企圖，能無機心地洞察一切，所以說「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由前五識（眼、耳、鼻、舌、身）所轉變。這項智慧能夠廣泛地採取種種行動，利益眾生，其作用如同大圓鏡智一般，能夠圓滿地成就一切事業，故說「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指出，前五識（眼、耳、鼻、舌、身）、第八阿賴耶識、第六意識和第七末那識這四種識，在「因」位修行時，就能轉變為「果」位

的四種智慧。

「但用名言無實性」，雖然我們談論著四智的轉變，但這些名相本身並沒有一個實在、獨立的本質。 它們只是標示出心識轉變後的不同狀態。

「若於轉處不留情」，若能在智慧轉變的當下，不滯留於凡夫的心態，不被轉變所牽絆，能持續不斷地精進，就能進入更深的境界。

「繁興永處那伽定」，「那伽定」即龍定，象徵如如不動之境。最終，修行者就能如龍定一樣，處於如如不動、不生不滅，清淨穩重的狀態，也就是佛陀的境界。

＊＊＊

僧智常：見性成佛，四乘無執

僧智常一日參禮，六祖問他從何來，求何事。智常單刀直入，說師從大通和尚，要知見性成佛之義，曾問和尚什麼是本心和本性。和尚答日：「本性，猶

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

六祖說一偈，令智開悟，偈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說穿了就是不要執著有，也不可執著無。執著就有妄想，有偏見。大通和尚所說說的「猶如虛空」，「無一物可見」,「無一物可知」也都是執著。

一日，六祖又為智常解四乘之義。見、聞和轉誦經典，就屬於小乘；悟法解義，真明瞭，那就屬於中乘；不僅明白，且能實實在在去修行，那就屬於大乘所有；一切法都貫通，在心裡無所障礙，且明瞭萬法是心，心是萬法的道理，於一切法均不染著，離諸法相，一無所得，這就叫最上乘。

唯六祖又怕智常執著四乘名相，告誡之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乘是行義，而非口頭之說。所以要自己修行，莫向外求。

＜俗眼小語＞

俗眼看，四乘就是佛法**信、解、行、證**的四個步驟。一般見、聞和轉誦經，是信，是聲聞，是小乘；悟法解義，真明瞭, 是解，是緣覺, 是中乘；不僅明白，且能實實在在去修行，是行，是菩薩，是大乘；貫通一切法，心無障礙，明瞭萬法是心，心是萬法，一切法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這就是證，是佛，叫最上乘。

所以六祖在開示僧法達時有云:聲聞、緣覺、菩薩，三乘人只要領悟佛的說法，最終也能證得無上佛法；這就是所有眾生都能藉由佛法，獲得證悟，達成佛的果位。

＊＊＊

僧志道：涅槃之樂，非受非不受

僧志道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對「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仍有疑惑。

志道又說：一切眾生，當含有生有滅，無常的色身和無知無覺，有常的法身。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是否合理，色身滅時，四大分散，苦痛難當，何樂之有？法身若無知無覺，如草木瓦石，又怎能受樂？他進一步問，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若體用不斷，則有情不滅；若斷，則歸於無情。

志道的疑問，其實是極常見的修行困惑：若色身滅苦，法身無覺，那涅槃之樂由誰受？這看似合理的推論，卻落入了「斷常」的外道見：

斷見：認為死後一切斷滅，無復生起。

常見：認為有一不滅之法身，永恆存在。

六祖指出：志道的推論是將「色身」與「法身」二分，並執著於一個能「受樂」的主體，這正是外道的思維方式，不是佛法的見地。

六祖說：「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這句話的重點在於：

迷人執我：將五蘊（色受想行識）之合認為「我」。

迷人執境：將外在諸法認為真實存在。

這種執著導致「好生惡死，念念遷流」，在生死苦海中翻滾，終日馳求涅槃之樂，卻反而將涅槃變成苦相。

六祖強調，涅槃不是某個狀態或境界，而是生滅不立。當生滅不立時，寂滅即現前。此「現前」無量可量，無受可受，無主體可指。他進一步指出，涅槃之樂不是「某人」在「某境」中「感受」樂，而是苦樂二相不立，主客不分，無受即真受。

＜俗眼小語＞

志道問「何身受樂」，六祖答「無受者，亦無不受者」。此非戲語，乃真言，此句為六祖破除「誰受樂」之執。指出涅槃非感受、非主體、非境界。涅槃之樂，不在感受之中，不在主體之上，不在境界之內。若執有一身受用，即墮生死；若執無身可受，又墮斷滅。真樂者，不立苦樂，不立能所，不立生滅。剎那無生，剎那無滅，是則寂滅現前。

＜俗眼旁語＞

六祖還有一偈，俗眼不懂，也不解了：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目以為無作，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何為真實義？惟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眾色像，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吾今強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

行思禪師：不落階級，聖諦亦不為

行思禪師聞風而至，叩頭參禮，隨著就問六祖應該修什麼法門，而不落階級呢？不落階級即不用漸修。六祖問:「汝曾作什麼來？」「落何階級？」行思答:「聖諦亦不為。」「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簡單答覆便得六祖器重，令他作首座，得六祖心印妙法，後回吉州青原山。弘揚佛法，死後被追封為弘濟禪師。

＜俗眼小語＞

俗眼想了又想，仍是不明白六祖為何單憑簡單答覆便覺得行思禪師是可造之材。這大概就是禪宗的機鋒，俗眼如何得窺其妙？

夢中，聽到行思禪師說他只是修行，也不執著什麼聖諦，妄想修到何本位，這不正契合六祖開示惠明的「不思善，不思惡」,和＜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

懷讓禪師：說似一物即不中，妙法不染污

又一個機鋒，懷讓禪師從嵩山來，六祖問：「什麼物，怎麼來？」,「還可修證否？」答曰：「說似一物即不中。」:「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六祖說：:「這個不染污，就是諸佛所護念的妙法。」就這樣懷讓便在六祖大師左右當侍者有十五年之久，及後就到南嶽衡山，揚禪宗的道理。

＜俗眼小語＞

這番遭遇有似曾相識的感覺，五祖初遇惠能時，不是有這樣的對答嗎：「汝何才人。欲求何物？」「汝

是嶺南人，又是獦獠，若為堪作佛？」「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水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利？」都是一樣的針鋒相對，成就了一代禪師。

＊＊＊

玄覺禪師：無生無意，速返非動

六祖弟子玄策禪師偶遇永嘉玄覺禪師，談論佛法，玄策感到玄覺禪師所說的跟自己所學的相吻合，便問玄覺的師承。玄覺說是看維摩經後，才了悟佛的心印法門，但沒有經大德的印證。玄策便引領他見六祖。

到達後，玄覺手執錫杖圍著六祖的座位右繞三匝，然後舉起錫杖向地面一振而立，像在發脾氣。六祖說出家人該有出家人的威儀，為何如此傲慢？

玄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六祖問：「為何

仍未體會無生，無常的道理？」玄覺答：「我已明白無生死！我也知本無快慢。」就此幾句，六祖便給玄覺印證。

＜俗眼小語＞

這些機鋒把俗眼看傻了。莫非問非所答，行動有歪就是機鋒？

印證後，二人還有對答，不詳說了，茲錄如下：

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大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

六祖說玄覺走得太快，反被玄覺將了一軍說「仁者自生分別」，還記得「非幡動，非風動，仁者心動嗎」？

＊＊＊

智隍禪師：定無出入，禪無住離住

智隍禪師，最初是拜五祖弘忍為師，自認已得無上佛法。一日，玄策禪師往見，智隍正在入定。玄策道：你這樣入定，是有個心念要入定，還是沒有個心念要入定呢？假設你說是無心入定的話，那所有無情，沒有知覺性，沒有氣血的木瓦石等，都可以入定。若你說是有心入定，那一切有情含識、有氣血、有情感的一切眾生，它們都應該得到定了。」

智隍答說：「當我正在入定時，我不見我自己有有無之心」。玄策說：「照你所說不見有有無之心，這是常定啊！它是沒有出入的，那又怎樣生出一個出入來呢？若有出入，這不是大定。」

智隍知玄策是六祖之徒，便問六祖是如何禪定。玄策說：師父說，本性是妙湛圓寂而不動，而它的用和體亦是如如不動，了了常明。五陰本來是空的，六塵本來也是沒有。定本來沒有出和入，也沒有定，也沒有亂。禪的性質是沒有住，也沒有離住，

它是離開執著的寂滅，禪的自性它是無生，也離開生禪定的想。心的自性就像虛空一樣，但也沒有虛空的想法。」

智隍於去見六祖，六祖說：「確實如此」，隍於是大悟。

＜俗眼小語＞

楞嚴經說：『**見猶離見，見不可及。**』見又要離見，見了又是不見到。這意境真難。

俗眼只是讀了，做不到，算不算『讀猶離讀，讀不可及』？

＊＊＊

不記名僧人：黃梅意旨，我不會佛法

一僧問師曰：「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

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

＜俗眼小語＞

這僧人分明想搞事，但六祖不入他的陷阱。

在禪宗語境中，「不」字常常是活機之門：不是不會，不是沒有，而是無執。

六祖言「我不會佛法」，非謂無知，乃示無執。若執「不會」為缺，則墮語言之網；若悟「不會」為空，則見禪機之門。此語非答，乃鏡；非否定，乃超越。語言若執，皆為障；語言若空，皆為路。

＊＊＊

方辯：泉湧衣濯，瑞氣盤旋

一日六祖欲濯所授之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鬱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

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缽。

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雕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善塑性，不解佛性。」即為摩頂授記，永與人天為福田，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纔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

＜俗眼小語＞

這段本想不錄，但想到這是機緣品，每段機緣當有其可觀處，故也留下。

俗眼只當神話看。達摩南北朝時到中土，在中國圓寂。這方辯卻稱剛在天竺國見達摩大師。是達摩顯

靈，是平行時空為六祖封聖？

為何達摩不直接收方辯為徒，而要方辯山長水遠，到中土拜六祖為師？

為何仍執著於法衣？

俗眼不敢想，讀者各自解析吧。

＊＊＊

無名僧人：臥輪偈頌，斷念非菩提

又有一無名和尚，念臥輪禪師的偈頌說：「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

六祖聽後，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俗眼小語＞

緣起性空，緣聚緣散，萬物生滅，怎會是空？空不是沒有，而是不永恆，不我執；人無念跟死物有何別？不是無念，而是不住。

這就是悟與未悟的分別。

別誤會，俗眼不是悟，是人云亦云！

◎頓漸品第八

＜開場詩＞

法本無頓漸，人心有淺深。

南能開直路，北秀守階層。

一念通真性，萬行亦成真。

莫問高低法，但觀自性燈。

開場詩簡註

此詩揭示〈頓漸品〉的核心精神：

法本無頓漸：佛法本無高下，無先後，差別只在人心。

人心有淺深：根機不同，故有頓悟與漸修之分。

南能開直路，北秀守階層：南宗主頓悟，直指人心；北宗重漸修，階次分明。

一念通真性，萬行亦成真：頓悟非排斥修行，漸修亦可達真如。

莫問高低法，但觀自性燈：重點不在法門高低，而在是否照見自性。

◎◎◎

當時六祖在曹溪寶林山南華寺，神秀大師則在在荊南玉泉寺，皆弘揚佛法。人稱南能北秀，也是南北二宗頓漸之分。

那時學禪的人無所依從，不知該修漸法好還是頓法好。六祖為大眾釋疑，說:「什麼叫頓漸呢？本來法沒有頓漸，而人卻有聰明、有愚癡，有利根、有鈍根之分，所以這頓漸是因人而立的。」

神秀的徒弟時常譏笑六祖目不識丁，懷疑他的能力。神秀也開導說:「惠能無師自通，深悟最上乘，是開悟的人。我沒有他那種智慧，確不如他。況且他是五祖親傳衣缽心法，不是無緣無故的。我恨不能親自去跟他學佛法。國家封我為國師，不能隨便離去，但你們無須留在我這兒，你們應該到曹溪跟六祖學習。」

＜俗眼小語＞

惠能，神秀都是明理之人。

一般搞風搞雨，搬弄是非的都是無地位，未悟之人。是自悲心作祟？想扳倒六祖，揚威立萬？

仍留在神秀身邊，不到曹溪學法的，雖然看似輕視六祖，應該都知六祖的本事，只是有自知之明，或信心不足，未敢學頓法。

＊＊＊

＜志誠細作＞

一天， 神秀命聰明多智的徒弟志誠到六祖那裡聽法，再向他覆述。豈料六祖神通，直指志誠是奸細。志誠寓否認作承認，指事既大家都知了，便不算是奸細。

六祖反問志誠，神秀是如何授法。

志誠說神秀常指誨大眾「住心觀淨，長坐不臥」

六祖曰：「住心觀淨，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臥，死去臥不坐，元是臭骨頭，何為立功過。』」

＜俗眼小語＞

佛教重視止觀，止是人心不受妄想所染，觀是觀空，觀一切事物的無常。神秀所授的安住心，讓心定下來，觀萬法清淨，而且坐不臥，是拘縛自己，有違常態。

俗眼看來，六祖是由內至外，自己悟到空性，不受外緣影响。神秀卻是阻止一切外緣，以免染污內心。一個主動，一個是被動，這正是頓漸之別。

六祖又問神秀如何教戒定慧法，志誠答：「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志誠反問六祖以什麼法教晦徒弟。

六祖說：「若說有一方法教化人，這就是騙人。我不

過隨機而說，解開眾生的執著，一法不立，沒有法名，姑且就叫三昧。你師父的戒定慧法真不可思議，但跟我所說的戒定慧法有些不同。」

「你師父的戒定慧，是接引大乘人；而我的戒定慧，接最上乘人。因人的理解不同，開悟遲早有異。我的說法是不離自性；若離體說法，自性常迷，名為相說；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

六祖續說：「什麼菩提涅槃，解脫知見，都是名相，若悟自性，這些名相都可以不要。若悟真如自性，得大智慧，便可無非、無癡、無亂，常離法相，得各種神通，自由自在。因是頓悟，那又何須有法可依漸次修學，故曰一法不立。

結果，一心做奸細之人為六祖折服，矢志跟隨六祖，朝夕不懈。

＜俗眼小語＞

「戒，定，慧」為是佛教中的「三無漏學」，是修行的基礎；「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則是過去七佛的共同教誡，概括了佛教的基本準則。

六祖不是非議「戒，定，慧」和「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而只是說明頓與漸的分別。頓是自悟真如空性，由內至外的；漸則是依次修行，阻止一切外緣入侵。

其實世人有大智根的少，根器不足而入頓門，徒增煩惱，不如入漸門，由淺入深，依次修行。

＊＊＊

＜行昌刺殺＞

北宗門人嫉妒惠能，收買俠客行昌加害惠能。六祖有他心通，早知此事，於是置金十兩於座間。夜暮，行昌到時，六祖師引頸就之。行昌連砍三刀，

都傷不了六祖。

六祖說：「正法不懼邪劍，邪不能勝正。我前生只欠你十兩金，卻不欠你一命。」行昌被嚇暈倒下，方醒來便向六祖悔過，願拜六祖為師。六祖因怕他會被北宗門人追害，堅持要他離去，承諾改天他易形而來，定收他為徒。行昌於是出家，受具足戒。

一日，行昌至南華寺拜見六祖，說傳承佛法，教化眾生是報答六祖唯一的方法。他常看涅槃經，但不明白常與無常的道理，求乞六祖為其解說。

六祖說：「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諸法的分別心。」行昌聽後大惑不解，因《涅槃經》明言「佛性是常，諸法皆無常」。六祖此言似違經義，令他心生疑惑。

六祖云：「佛說佛性是常，是對一切執著無常的人說。如果你執著常，它一樣也會束縛人。你日日祈求遠離生滅、遠離無常，反而給這一種執著所束縛了。因此，能夠體會「無常即常」，當下就是佛性」;「世間常把涅槃經中「常樂我淨」，的見解虛妄

顛倒；是無常作常的「常」，於諸苦作樂的「樂」，不是我作我的「我」，不淨作淨的「淨」。

行昌忽然大悟，六祖因其悟，而替他改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俗眼小語＞

這段很艱澀，俗眼猜大意是要破執，捨執。

佛法不立於二端，本無常，也無無常。無論執著常與無常都流於妄念。

如依佛所說之言，而背佛所說的教義，但用凡夫的知見來錯解佛所說的義理，死執常與無常，那縱然看經千遍，也沒什麼好處！

＊＊＊

＜神會輕狂＞

神會，年方十二，千里遙遙往見六祖。當六祖問他

有否見得本來面目，見性。要他說說看時，他說:「以無所住為我本來的面目，而能見一切境界的就是主人。」六祖回應：「這小和尚真懂拾人牙慧」。神會竟敢與六祖辯論，反問：「和尚坐禪時，還見不見？」六祖也不直答，即時舉杖，往神會身上打了三下，問：「我打你時，你痛不痛？」神會答道：「也痛，也不痛。」六祖順著說：「所以我坐禪時，也見，也不見。」神會追問：「到底怎樣才是見，又不見？」六祖開導：「我所說的『見』，是常見到內心的不足，而所謂『不見』是不去看別人的是非好壞，所以我說也見，也不見。可你方才說的也痛，也不痛。如何解釋？如果不痛，跟木頭、石頭一樣；如果痛，跟普通人一樣，會起憎恨心。之前你問『見不見』時的心態，僅是在有和沒有的兩邊打轉；痛與不痛，是生滅，畢竟不同。你說出這樣的答案，可知尚未見到自性，還敢用語言文字來捉弄他人？」

聽完這番開示，神會深感懺悔，禮拜感謝六祖的教化。

六祖說：「你若心迷不能見性，應尋求明師指點；若心悟便依法修行。如今你仍心迷不見自性，卻來問我見或不見。你我是否見性，自己會知，但能解決別人的迷惑嗎？何不把時間用在修行體會上。」神會再領教誨，求謝改過，自此不離六祖左右。

一日，六祖對大眾說：「我有一個東西，它既沒有頭也沒有尾巴，沒有名也沒有字。沒有個背也沒有個面，你們認識此物否？」神會排眾而出，說：「就是諸佛的本源，神會我的佛性。」六祖大師說：「我已對你說它是沒有名字。你卻要叫它做本源，佛性，你到那裡去，都只是一個解釋經書理論的門人，你沒有真正的開悟。」話雖如此，日後六祖涅槃後，神會就到京城洛陽，將曹溪頓教發揚光大，正式確立南頓北漸，人稱為荷澤禪師。

＜俗眼小語＞

有些人愛拾人牙慧，喜歡出風頭，背些金句便自以為高人一等。可惜多說幾句，尾巴就露了。

有些人好鑽書堆，研究別人的理論，可是自己卻無心得，遑論實踐印證。

俗眼看了寫了三部佛典，算不算也是這類人？

＊＊＊

六祖有感佛教各宗都派人去為難他，很多心懷不軌的人聚集在他那裡，對這些人生憐憫心，遂對眾人說：「修行人不應該有善念惡念，應當將其去除盡，也不該有名相之分，這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不二，不二之性也就是實性，也叫實相。佛法一切教門，都建立在不二實性上。不是在口裡說說而已，這實相須大家自己去證去體悟。」這些心懷不軌的，都心生悔意，拜六祖為師父。

＜俗眼小語＞

俗眼不明，為何出了家，品性仍如此惡劣？殺人的勾當也想得出，比俗人不如。看來劣根性的，頓法幫不了，漸門也莫奈何。

正如六祖所說，不二法門，不是在口裡說說而已，這實相須大家自己去證去體悟。

眾生無邊誓願度，佛說八萬四千法門，可有一法能度這些缺了自主性的人？

＜俗眼旁語＞

頓漸之分，不在語言文字，也不在修行姿態，而在能否於一念中見性起用。

世人常問：見性者是否仍有悲心？是否仍能應機而行？

俗眼不敢妄斷，只設一境，聊供思量：

街頭忽起驚變，一人神智失常，持刀追砍稚童。人群驚散，童子奔逃。此刻，若有一修行人，已證自性、體悟真如實相，恰巧在場 – 他會怎麼想？又會怎麼做？

見性者是否仍有悲心？是否仍會出手？若真如無住，是否仍能起行？若空性不執，是否仍能護人於危？

俗眼試著從三個層面來看：心念、行動、後續。

一、心念：無住而起，不迷不亂

見性者不是無情者。他見真如，卻不離眾生。當下見刀起、童奔、血氣翻湧，他心中或許無驚懼，卻不冷漠：

- 他不會起「善惡分別」的妄念，卻會起「救護眾生」的悲心。
- 他不會執著「我應該怎麼做」，而是任由自性自然流動。
- 他不會想「這是業報」，而是直面「此刻即道

場」。

他心中無住，卻不空；無我，卻不無情。

二、行動：應機而起，不滯不疑

見性者不會因「空性」而袖手旁觀。他若見童子危急，會立即出手：

- 若能制止，則制止；若需擋刀，則擋刀；若需呼援，則呼援。
- 他不會因「神智失常」而起憎恨，也不會因「稚童」而起執著。
- 他行動迅速，卻不亂；出手果斷，卻無我。

這不是「慈悲的表演」，而是「無住的行動」。

三、後續：不責不縛，不忘不執

事後，他不會責怪病患，也不會誇讚自己：

- 他或許會協助病患獲得治療，也會安慰受驚的孩童與家屬。
- 他不會將此事視為「功德」，也不會視為「考

驗」。

- 他不會將此事記為「我曾救人」，而是如水過石，不留痕跡。

他知道：這一切皆是因緣和合，他只是其中一筆。

俗眼不敢妄斷，只推斷：他或許不起善惡分別，卻起慈悲之心；他或許無我之執，卻有身之動。他不因「應該」而動，也不因「慈悲」而動，而是因自性自然流轉，無住而起。

有人說，見性者已無我，無情無念；也有人說，空性不空，悲心常在。俗眼不知誰是誰非，只知若見性者袖手旁觀，那見性又有何用？若真如不能起行，那真如又有何義？

俗眼以為，見性者非冷如石，真如非空如煙。刀起之時，心不亂；童奔之際，身先動。不是因為他「該做」，而是因為他「已無我」。無我者，方能全然赴難。

📜《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說：「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即是自性真如。」

此言非教人無為，而是教人無執。見性者不住於善惡、我他、得失，卻能在無住中生起慈悲之心。此「生心」非妄心，而是自性之用。街頭一念，亦可即是道場。

詩曰：

一念若真，街頭亦道場；

無住起行，慈悲不落空。

◎宣詔品第九

＜開場詩＞

詔來不動本心空，紫袍水缽亦西風。

煩惱即菩提非二，道非明暗是無中。

帝王問法如燈照，一念如如破萬重。

不在坐禪求解脫，但觀自性起真宗。

開場詩簡註

此詩為〈宣詔品〉引路，點出本章三重主題：

詔來不動本心空：六祖不為詔令所動，病辭入京，守自性之空。

紫袍水缽亦西風：帝王所賜，終如風過，不染本心。

煩惱即菩提非二：點出本章核心教義——煩惱與智慧本不二。

道非明暗是無中：破除薛簡對「明暗」的執著，道不在對立之中。

帝王問法如燈照：薛簡求法如點燈，欲照眾生。

一念如如破萬重：六祖以一念真如，破除萬重妄念。

不在坐禪求解脫：回應京師禪師之見，道不在姿態。

但觀自性起真宗」：佛法之宗，在於見性起用。

◎◎◎

嵩嶽慧安及北宗神秀早被武則天迎到宮中供養，但她意猶未足，於神龍元年正月十五日下詔書迎六祖惠能上京。

六祖以病推辭。護送內侍薛簡說：「京城那些禪師大德都說，從來無人不由禪定而能得到解脫。若想明白道法，必須要坐禪修習定力。不知祖師您如何說法？」

六祖說：「道是從心悟的，豈能只靠身坐？金剛經上說『若有人言如來，若坐，若臥。是人不解所說，是人行邪道。』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故名如來；**不生也不滅**，這個才是如來清淨禪。**一切法本來是空寂**的，這是如來的清淨坐。 沒有明心見性的根基，坐禪也無法達到究竟。」

薛簡希望六祖能講示心法要義，好待回京後向皇上交代及廣傳；就像一盞燈能將百千盞燈點燃，使黑暗變成光明，使光明無窮無盡。

六祖說：「道本來就是無明無暗，明暗只不過是輪替之義；明看似無盡，終歸有盡，皆是比較之名，相對之說。維摩經上說：「法是不二法門，是絕對而非相對，是無分別，無可比較的。」

薛簡辯駁說：「明是譬喻智慧，暗是譬喻煩惱。所有修道的人，若不以慧照照破所有煩惱，無始以來無窮無盡的生死輪迴，要依靠什麼方法才能解脫？」

六祖說：「煩惱即是智慧，本質不二，只是一體之兩面。若以智慧照破煩惱，是二乘人的見解，上智大根，悉不如是。」

＜俗眼小語＞

煩惱與菩提並非兩種不同的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關鍵在於「心」的轉變。 並非要斷滅煩惱，而是在面對煩惱時，生起覺悟的心，了解當中因緣，才能見證菩提。 六祖惠能提出「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指執著於外境是煩惱，而能放下執著則是菩提。

薛簡問：「什麼是大乘見解呢？」六祖大師答：「明與無明，在凡夫看來是有分別，迥然不同，但智者就明白其性沒有兩樣，無二之性，這就是實性。什麼叫實性呢？就是常，不增不減。處煩惱而不亂，在禪定而不靜寂。它是亦動亦靜，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不在內外，不生不滅，性也如如，相也如如，性相都是一樣。它是常住不動，所以為它取名叫作『道』」。

「薛簡馬上就了：「那跟外道的不生不滅有什麼區別？」六祖說：「外道的不生不滅，是滅了不再生，

是不生來彰顯這個滅。但雖說不生，還是生，說滅，還是不滅，是自欺欺人的對待法。我說的是「自性本自具足」，沒有來沒有去，沒有生沒有滅，是常。

＜俗眼小語＞

六祖說了一大段，俗眼腦袋都蒙了，眼前只餘幾個大字：空如實相、常、不變、不二、無分別心。

薛簡回去稟告了武則天，武則天又修了一封聖旨給六祖，客套一番，並賜給六祖紫磨袈裟、水晶缽，更把他住的地方改修成國恩寺

＜俗眼小語＞

帝王將相，不拉幾個聞名的高僧來供養，不修建幾座佛寺，不囫圇吞棗地唸幾段經文，便不顯得他虔誠，愛民，更怕人不知他是功德無限。

真正得道，體證如來的修行人，不怕權力淫威，不被財寶收買。世界之大，眾生無邊，要度也怕來不及。又有多少甘於困在一隅，為帝王服務？

換句話說，俗眼看來，圍繞帝王將相身邊的高僧，恐怕是名不如實。

◎付囑品第十

＜開場詩＞

法不在衣在自心，囑非言語是性燈。

無念無相無所住，一行一相即真乘。

悲喜不動知來去，動靜皆空見性真。

但將本性勤照護，莫向他求佛與人。

開場詩簡註

此詩為〈付囑品〉引路，點出本章五重主旨：

法不在衣在自心：六祖囑咐弟子勿以衣傳法，法不在物，而在自性。

囑非言語是性燈：真正的付囑不是語言，而是點亮自性之燈。

無念無相無所住：總結頓教三法 － 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一行一相即真乘：指一行三昧、一相三昧，於日常中見法界平等。

悲喜不動知來去：六祖臨終不悲不喜，教弟子看破生死來去。

動靜皆空見性真：真假動靜偈之旨，動中見空，靜中見性。

但將本性勤照護：修行之要，在於守護自性，不迷外境。

莫向他求佛與人：佛不在他人，不在形象，只在自心。

◎◎◎

六祖知道他滅度後，他的弟子都會成為一方的禪師，弘揚佛法。一天，他把以法海為首的所有弟子叫來，教他們頓教如何說法。

頓教要義與修行指引:

說法之初，應先舉三科法門，善用三十六對語，以破除事象中的二元分別。。所有法門，皆不離本有清淨自性。外不著相，內不住空；若執外境，或滯空寂，皆為妄念邪見。

眾生自性常偏向邪，佛則是清淨自性。自性若邪，則眼耳鼻舌身意皆染，色聲香味觸法皆迷，十八識俱墮於妄；自性若正，則根塵識皆清，身心諸識俱正，見聞覺知皆不離道。

回答佛法問題時，語言須雙對，善用對比詞語，使彼此來去相因，最後兩邊對待皆除，無所著處。譬如：「明是因，暗是緣；明沒則暗，以明顯晦，以暗顯明；來去相因，便成中道義。」

修行之要，在於不執外相，不住空性。三法斷除 – 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 – 便能「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達到內外不迷的究竟涅槃。若能證悟本性，則通達一切經教，於日常生活中超越對立，不迷於相，不滯於空。

＜俗眼小語＞

六祖說法，常先舉「三科」：色、受、想、行、識五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聲、香、味、觸、法六塵。這些都是我們日常接觸的世界，

也是我們起心動念的根源。修行不是要逃離它們，而是要看清它們的本性 – 本空、無我、不可執。

再說「三法」：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俗眼聽來像口號，其實是修行的三個支柱。無念，不是不想事，而是不被念頭牽著走；無相，不是沒形象，而是不執著外在形象；無住，不是不動，而是不黏著、不滯留。三者若能相應，才是見性起用的根本。

至於「三十六對法」，俗眼不敢一一列舉，只知道六祖用它來教人破除對立：有與無、動與靜、明與暗、來與去……這些都是我們慣用的分別心。六祖說，這些對立不是錯，而是方便；但若執著其中一邊，就落入妄見。修行人要善用對語，最後連對語也放下，才是中道。

最後說「十八識」：六根、六塵、六識。俗眼不懂名相，只知道若心偏了，眼耳鼻舌都偏；若心正了，見聞覺知都能通道。六祖說，自性若邪，十八識俱邪；自性若正，十八識俱正。意思是，修行不是關

閉感官，而是讓它們不迷、不染、不亂。

六祖在唐睿宗元年，在延和七月時，吩咐門下弟子到新州國恩寺。造一座塔，且催促工程早日完成。到第二年夏終七月時落成。

七月初一，六祖鳴鐘擊鼓，召集門人，坦言將於八月圓寂離世，囑弟子有疑早問。聽此消息後，除神會外，以法海為首的所有弟子都在涕泣。

六祖因而讚嘆神會不執著外境，對善不善，好不好都能平等對待，毀譽不動，哀樂不生，沒有分別心。六祖早知自己將要到那裡，故對弟子說「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

有感弟子不悟法性本無生滅去來，六祖為他們說了一首既講真道理，也講假道理；動的道理、靜的道理的『真假動靜偈』，開導弟子。

＜俗眼小語＞

六祖說：「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知不知去處，會否哭泣不是重點。重點是六祖快圓寂，在他薰陶下的一眾弟子，竟然仍執著外相，情緒被外境牽動。可知有大根器之人真的不多，名師不一定出高徒。

整部壇經，俗眼只記得兩偈/頌：一是「菩提本無樹... ...」一是「心平何勞持戒... ...」

六祖的偈，一般都很長，不易明，也不易記。俗眼覺得，有失偈的意義。

真假動靜偈：

一切無有真，不以見於真，若見於真者，是見盡非真。若能自有真，離假即心真，自心不離假，無真何處真？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脩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真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能善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真如用。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卻執生死智。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

六祖指自己向來說法的記錄，叫做『法寶壇經』，弟子們要守護此法寶，輾轉流通互相抄錄傳授，廣度一切的眾生，這才是正法。至於法衣只是表信，他以後不須傳此衣，只要傳法。

六祖復導誨弟子們須明白通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以成就般若智慧。

最後，六祖以一偈，鼓勵勸勉各弟子作結，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俗眼小語＞

嚴格來說，在佛教的傳統，經是專指釋迦牟尼佛在世時親口傳述的教導和言論。六祖自命其說法記錄

為《法寶壇經》，俗眼不敢妄斷其意，只覺此舉頗為罕見，或許是為了讓後人知此法非凡。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這偈不難明。人性本來是清淨，含藏一切的種子，在法雨滋潤下，努力維護，勤力修行，定能頓悟開花，得無上正等正覺。

＜俗眼旁語＞

觀照法界平等無二，是一相三昧

心不隨外境轉變的修行方式，是一行三昧。

說穿了，就是對世間萬象不著相，不作比較，不起喜惡，憎愛，成壞等心；行住坐臥之中，若能不著相、不起分別，心如虛空，不染不滯，即是一行三昧。

七月八日，六祖忽然說想回新州，叫大家替他準備行程。門人都有不捨之情，問六祖去後幾時回，更

問心印傳付何人。

六祖自言正法眼藏會傳給心無所礙的得道者。並交代禪宗歷代師承：由釋迦拈花，迦葉微笑開始，到達摩一葦西來傳慧可，至僧璨、道信、弘忍大師，至六祖已是三十三傳。

一日，六祖在新州國恩寺與徒弟告辭，囑咐弟子勿起悲念、勿造塔廟。以「自性真佛偈」顯示眾生與佛的分別。六祖苦口婆心，再次說出修行要旨及方法，又說一偈告戒弟子要不思善惡，要斷見，無所住生心。

三更，六祖圓寂入涅槃。

＜俗眼小語＞

六祖快要圓寂，門人悲泣，已被六祖教誨；六祖要離開，門人又不捨，不是剛被導誨過一相三昧、一行三昧？這些著相，我執的門人，竟仍著意心印傳付何人？

國恩寺的「國恩」，意指國家賜予的恩澤。佛教禪宗要受國家的恩澤？還是國家借賜名而沾佛教禪宗的光？借賜名而添增功德？

「自性真佛偈」：

「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

六祖圓寂，法已付囑，偈已說盡。俗眼讀來，不敢妄解，只覺此書非講佛法之高深，而是教人如何不

迷、不執、不滯。若真能在日常中見性起用，那才是《壇經》的活法。至於神蹟、塔廟、衣缽，俗眼不敢多言，只願此書能在人心中點一盞燈，照見自性。

俗眼看壇經至此畢。

。後記。

一、緣起

有人說，中國人若要理解佛教，必讀《心經》《金剛經》《壇經》三部經典。我寫完《俗眼看心經》與《俗眼看金剛經》後，理所當然地想寫《俗眼看壇經》。寫這一系列的主要原因，其實是為了逼自己重新看這幾本經——過去曾囫圇吞棗地讀過，既不認真，也不求甚解。如今以俗眼重讀，既是自省，也是自修。

二、過程

過程是艱難的。自己佛學修為淺，根器不足，這是一難；年歲漸長，眼力不濟，還得長期對著螢幕，這是二難。幸而在過程中有諸多助力，使我不至孤行。這一路的推敲與修訂，雖多錯漏，卻也多得真誠之助，得以漸漸成形，足以堪忍（慰）。

三、期盼

也沒甚麼期盼。寫完了，鬆一口氣，多一點心得，

便上傳至各大平台，免費供人下載。正如所說：「點一盞燈，發一點光。」畢竟是野狐禪，雕蟲小技，不敢自誇，也不寄予任何期望。若有人偶然讀到，願他在俗眼中看見一點不俗之光，那便是意外之喜。

四、餘韻

在編寫過程中，有一處本欲言「堪慰」，卻誤作「堪忍」。事後回望，竟覺此誤亦有其味——慰與忍之間，正是俗眼所行之路。創作本身，也許就是在糊塗與清明之間尋光。此誤不改，留作記憶，也留作提醒。

堪慰本無聲，誤作堪忍名，

世眼多冷峻，心火自溫明。

一字如微燈，照出行路情，

糊塗非過失，是人間真誠。

六祖法寶壇經

門人法海編集　後學德清勘校

◎行由第一

時，大師至寶林。韶州韋刺史(名璩)與官僚入山請師，出於城中大梵寺講堂，為眾開緣說法。師陞座次，刺史官僚三十餘人，儒宗學士三十餘人，僧尼道俗一千餘人，同時作禮，願聞法要。

大師告眾曰：「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善知識！且聽惠能行由，得法事意。惠能嚴父，本貫范陽，左降流于嶺南，作新州百姓。此身不幸，父又早亡。老母孤遺，移來南海，艱辛貧乏，於市賣柴。時，有一客買柴，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惠能得錢，却出門外，見一客誦經。惠能一聞經語，心即開悟，遂問：『客誦何經？』客曰：『《金剛經》。』復問：『從何所來，持此經典？』客云：『我從蘄州黃梅縣東禪寺來。其寺是五祖忍大師在彼主化，門人

一千有餘；我到彼中禮拜，聽受此經。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惠能聞說，宿昔有緣，乃蒙一客，取銀十兩與惠能，令充老母衣糧，教便往黃梅參禮五祖。「惠能安置母畢，即便辭違。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禮拜五祖。祖問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對曰：『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遠來禮師，惟求作佛，不求餘物。』祖言：『汝是嶺南人，又是獵獠，若為堪作佛？』惠能曰：『人雖有南北，佛性本無南北；獵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五祖更欲與語，且見徒眾總在左右，乃令隨眾作務。惠能曰：『惠能啟和尚，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云：『這獦獠根性大利！汝更勿言，著槽廠去。』惠能退至後院，有一行者，差惠能破柴踏碓。經八月餘，祖一日忽見惠能曰：『吾思汝之見可用，恐有惡人害汝，遂不與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弟子亦知師意，不敢

行至堂前，令人不覺。』「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吾向汝說，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終日只求福田，不求出離生死苦海；自性若迷，福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偈，來呈吾看。若悟大意，付汝衣法，為第六代祖。火急速去，不得遲滯，思量即不中用；見性之人，言下須見。若如此者，輪刀上陣，亦得見之。』(喻利根者)眾得處分，退而遞相謂曰：『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有何所益？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必是他得。我輩謾作偈頌，枉用心力。』餘人聞語，總皆息心，咸言：『我等已後依止秀師，何煩作偈？』神秀思惟：『諸人不呈偈者，為我與他為教授師；我須作偈，將呈和尚，若不呈偈，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我呈偈意，求法即善，覓祖即惡，却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若不呈偈，終不得法。大難！大難！』「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擬請供奉盧珍，畫楞伽經變相，及五祖血脈圖，流

傳供養。神秀作偈成已，數度欲呈，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身汗流，擬呈不得；前後經四日，一十三度呈偈不得。秀乃思惟：『不如向廊下書著，從他和尚看見，忽若道好，即出禮拜，

云是秀作；若道不堪，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更修何道？』是夜三更，不使人知，自執燈，書偈於南廊壁間，呈心所見。偈曰：

「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　勿使惹塵埃。

「秀書偈了，便却歸房，人總不知。秀復思惟：『五祖明日見偈歡喜，即我與法有緣；若言不堪，自是我迷，宿業障重，不合得法。』聖意難測，房中思想，坐臥不安，直至五更。祖已知神秀入門未得，不見自性。「天明，祖喚盧供奉來，向南廊壁間，繪畫圖相，忽見其偈，報言：『供奉却不用畫，勞爾遠來。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但留此偈，與人誦持。依此偈修，免墮惡

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令門人炷香禮敬，盡誦此偈，即得見性。門人誦偈，皆歎善哉。

「祖，三更喚秀入堂，問曰：『偈是汝作否？』秀言：『實是秀作，不敢妄求祖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祖曰：『汝作此偈，未見本性，只到門外，未入門內。如此見解，覓無上菩提，了不可得；無上菩提，須得言下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生不滅；於一切時中，念念自見萬法無滯，一真一切真，萬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實。若如是見，即是無上菩提之自性也。汝且去，一兩日思惟，更作一偈，將來吾看；汝偈若入得門，付汝衣法。』神秀作禮而出。又經數日，作偈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猶如夢中，行坐不樂。「復兩日，有一童子於碓坊過，唱誦其偈；惠能一聞，便知此偈未見本性，雖未蒙教授，早識大意。遂問童子曰：『誦者何偈？』童子曰：『爾這獵獠不知，大師

言：「世人生死事大，欲得傳付衣法，令門人作偈來看。若悟大意，即付衣法為第六祖。」神秀上座，於南廊壁上，書無相偈，大師令人皆誦，依此偈修，免墮惡道；依此偈修，有大利益。』惠能曰：『(一本有我亦要誦此，結來生緣)上人！我此踏碓，八箇餘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偈前禮拜。』童子引至偈前禮拜，惠能曰：『惠能不識字，請上人為讀。』時，有江州別駕，姓張名日用，便高聲讀。惠能聞已，遂言：『亦有一偈，望別駕為書。』別駕言：『汝亦作偈？其事希有。』惠能向別駕言：『欲學無上菩提，不得輕於初學。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沒意智。若輕人，即有無量無邊罪。』別駕言：『汝但誦偈，吾為汝書。汝若得法，先須度吾。勿忘此言。』惠能偈曰：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　何處惹塵埃？

「書此偈已，徒眾總驚，無不嗟訝，各相謂言：『奇哉！不得以貌取人，何得多時使他肉身菩薩。』祖見眾人驚怪，恐人損害，遂將鞋擦了偈，曰：『亦未見性。』眾以為然。「次日，祖潛至碓坊，見能腰石舂米，語曰：『求道之人，為法忘軀，當如是乎！』乃問曰：『米熟也未？』惠能曰：『米熟久矣，猶欠篩在。』祖以杖擊碓三下而去。惠能即會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圍，不令人見，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遂啟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祖知悟本性，謂惠能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師、佛。』三更受法，人盡不知，便傳頓教及衣鉢，云：『汝為第六代祖，善自護念，廣度有情，流布將來，無令斷絕。聽吾偈曰：

「『有情來下種，　因地果還生，

無情既無種，　無性亦無生。』

「祖復曰：『昔達磨大師，初來此土，人未之信，故傳此衣，以為信體，代代相承；法則以心傳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傳本體，師師密付本心；衣為爭端，止汝勿傳。若傳此衣，命如懸絲。汝須速去，恐人害汝。』惠能啟曰：『向甚處去？』祖云：『逢懷則止，遇會則藏。』惠能三更領得衣鉢，云：『能本是南中人，素不知此山路，如何出得江口？』五祖言：『汝不須憂，吾自送汝。』祖相送，直至九江驛。祖令上船，五祖把艣自搖。惠能言：『請和尚坐。弟子合搖艣。』祖云：『合是吾渡汝。』惠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同。惠能生在邊方，語音不正，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汝去三年，吾方逝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說，佛法難起。』「惠能辭違祖已，發

足南行。兩月中間，至大庾嶺(五祖歸，數日不上堂。眾疑，詣問曰：『和尚少病少惱否？』曰：『病即無。衣法已南矣。』問：『誰人傳授？』曰：『能者得之。』眾乃知焉)。逐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一僧俗姓陳，名惠明，先是四品將軍，性行麁惡，極意參尋。為眾人先，趁及惠能。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云：『此衣表信，可力爭耶？』能隱草莽中。惠明至，提掇不動，乃喚云：『行者！行者！我為法來，不為衣來。』惠能遂出，坐盤石上。惠明作禮云：『望行者為我說法。』惠能云：『汝既為法而來，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惠能云：『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云：『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否？』惠能云：『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惠明師也。』惠能曰：『汝若

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後向甚處去？』惠能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明回至嶺下，謂趁眾曰：『向陟崔嵬，竟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咸以為然。惠明後改道明，避師上字)「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乃於四會，避難獵人隊中，凡經一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常令守網，每見生命，盡放之。每至飯時，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一日思惟：『時當弘法，不可終遯。』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時有風吹旛動，一僧曰：『風動。』一僧曰：『旛動。』議論不已。惠能進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一眾駭然。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惠能言簡理當，不由文字，宗云：『行者定非常人。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惠能曰：『不敢。』宗於是作禮，告請傳來衣鉢出示大眾。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惠能曰：『指授即無；

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能曰：『為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惠能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言：『某甲講經，猶如瓦礫；仁者論義，猶如真金。』於是為惠能剃髮，願事為師。惠能遂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惠能於東山得法，辛苦受盡，命似懸絲。今日得與使君、官僚、僧尼、道俗同此一會，莫非累劫之緣，亦是過去生中供養諸佛，同種善根，方始得聞如上頓教得法之因。教是先聖所傳，不是惠能自智。願聞先聖教者，各令淨心，聞了各

自除疑，如先代聖人無別。」一眾聞法，歡喜作禮而退。

般若第二

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眾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為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為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

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谿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為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為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遍周法界，用即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即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為真性自用，一真一切真。心量大

事，不行小道。口莫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是般若行。一念愚即般若絕，一念智即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真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即是。若作如是解，即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國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即名為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即名為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念，當念之時，有妄有非。念念若行，是名真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即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即佛，煩惱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後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

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為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為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即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真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即是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即得見性。當知此經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為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眾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眾流，却入大海，合為一體。眾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

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為一切眾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即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能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即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經，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人中有愚有智，愚為小人，智為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然悟解心開，即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即佛是眾生，一念悟時眾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

中，頓見真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即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真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

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物不思，當令念絕，即是法縛，即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以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

「說通及心通，　如日處虛空，

唯傳見性法，　出世破邪宗。

法即無頓漸，　迷悟有遲疾，

只此見性門，　愚人不可悉。

說即雖萬般，　合理還歸一，

煩惱闇宅中，　常須生慧日。

邪來煩惱至，　正來煩惱除，

邪正俱不用，　清淨至無餘。

菩提本自性，　起心即是妄，

淨心在妄中，　但正無三障。

世人若修道，　一切盡不妨，

常自見己過，　與道即相當。

色類自有道，　各不相妨惱，

離道別覓道，　終身不見道。

波波度一生，　到頭還自懊，

欲得見真道，　行正即是道。

自若無道心，　闇行不見道，

若真修道人，　不見世間過。

若見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過。

但自却非心，　打除煩惱破，

憎愛不關心，　長伸兩脚臥。

欲擬化他人，　自須有方便，

勿令彼有疑，　即是自性現。

佛法在世間，　不離世間覺，

離世覓菩提，　恰如求兔角。

正見名出世，　邪見是世間，

邪正盡打却，　菩提性宛然。

此頌是頓教，　亦名大法船，

迷聞經累劫，　悟則剎那間。」

師復曰：「今於大梵寺說此頓教，普願法界眾生，言下見性成佛。」時韋使君與官僚道俗，聞師所說，無不省悟。一時作禮，皆歎：「善哉！何期嶺南有佛出世！」

疑問第三

一日，韋刺史為師設大會齋。齋訖，刺史請師陞座，同官僚士庶肅容再拜，問曰：「弟子聞和尚說法，實不可思議。今有少疑，願大慈悲，特為解說。」師曰：「有疑即問，吾當為說。」韋公曰：「和尚所說，可不是達磨大師宗旨乎？」師曰：「是。」公曰：「弟子聞：達磨初化梁武帝，帝問云：『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設齋，有何功德？』達磨言：『實無功德。』弟子未達此理，願和尚為說。」師曰：「實無功德，勿疑先聖之言。武帝心邪，不知正法。造寺度僧、布施設齋，名為求福，不可將福便為功德。功德在法身中，不在修福。」師又曰：「見性是功，平等是德。念念無滯，常見本性，真實妙用，名為功德。內心謙下是功，外行於禮是德。自性建立萬法是功，心體離念是德。不離自性是功，應用無染是德。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

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是以福德與功德別。武帝不識真理，非我祖師有過。」刺史又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為破疑。」師言：「使君善聽，惠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即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為其下根，說近為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

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即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願往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即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剎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眾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

師言：「大眾！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眾生，自性覺即是佛。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能淨即釋迦，平直即彌陀；人我是須彌，貪欲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鱉。貪瞋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

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貪欲，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除，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即除；地獄等罪一時銷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眾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法界眾生，聞者一時悟解。」師言：「善知識！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即是自性西方。」

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為教授。」

師言：「吾與大眾說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依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

頌曰：

「心平何勞持戒，　行直何用修禪！

恩則孝養父母，　義則上下相憐，

讓則尊卑和睦，　忍則眾惡無諠，

若能鑽木出火，　淤泥定生紅蓮。

苦口的是良藥，　逆耳必是忠言，

改過必生智慧，　護短心內非賢。

日用常行饒益，　成道非由施錢，

菩提只向心覓，　何勞向外求玄。

聽說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師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時不相待，眾人且散，吾歸曹溪。眾若有疑，却來相問。」時，刺史官僚、在會善男信女，各得開悟，信受奉行。

定慧第四

師示眾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為本。大眾！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

慧體，慧是定用。即慧之時定在慧，即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即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語，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如，定慧即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即光，無燈即闇。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師示眾云：「善知識！一行三昧者，於一切處行住坐臥，常行一直心是也。《淨名》云：『直心是道場，直心是淨土。』莫心行諂曲，口但說直；口說一行三昧，不行直心。但行直心，於一切法勿有執著。迷人著法相、執一行三昧，直言：『常坐不動，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作此解者，即同無情，却是障道因緣。善知識！道須通流，何以却滯？心不住法，道即通流；心若住法；名為自縛。若言常坐不動是，只

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維摩詰訶。善知識！又有人教坐，看心觀靜，不動不起，從此置功。迷人不會，便執成顛。如此者眾，如是相教，故知大錯。」師示眾云：「善知識！本來正教，無有頓漸，人性自有利鈍。迷人漸修，悟人頓契。自識本心，自見本性，即無差別，所以立頓漸之假名。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無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為繫縛。於諸法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為本。善知識！外離一切相，名為無相。能離於相，即法體清淨。此是以無相為體。善知識！於諸境上，心不染，曰無念。於自念上，常離諸境，不於境上生心。若只百物不思，念盡除却，一念絕即死，別處受生，是為大錯。學道者思

之。若不識法意，自錯猶可，更誤他人；自迷不見，又謗佛經，所以立無念為宗。善知識！

云何立無念為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即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為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即是念之體，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

念。真如有性，所以起念；真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即壞。善知識！真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真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坐禪第五

師示眾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真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却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善惡過患，即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即障道也。」師示眾云：「善知識！何名坐禪？此法門中，無障無礙，外於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為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為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為禪，內不亂為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心即不亂。本性自淨自定，只為見境，思境即亂。若見諸境心不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即禪，內不亂即定。外禪內定，是為禪定。

《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清淨。』善知識！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懺悔第六

時，大師見廣韶洎四方士庶，駢集山中聽法，於是陞座，告眾曰：「來，諸善知識！此事須從自事中起，於一切時，念念自淨其心。自修自行，見自己法身，見自心佛，自度自戒，始得不假到此。既從遠來，一會于此，皆共有緣。今可各各胡跪，先為傳自性五分法身香，次授無相懺悔。」眾胡跪。師曰：「一、戒香。即自心中無非無惡、無嫉妒、無貪瞋、無劫害，名戒香。二、定香。即覩諸善惡境相，自心不亂，名定香。三、慧香。自心無礙，常以智慧觀照自性，不造諸惡；雖修眾善，心不執著，敬上念下，矜

恤孤貧，名慧香。四、解脫香。即自心無所攀緣，不思善、不思惡，自在無礙，名解脫香。五、解脫知見香。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不可沈空守寂，即須廣學多聞，識自本心，達諸佛理，和光接物，無我無人，直至菩提，真性不易，名解脫知見香。善知識！此香各自內熏，莫向外覓。「今與汝等授無相懺悔，滅三世罪，令得三業清淨。善知識！各隨我語，一時道：『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從前所有惡業愚迷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憍誑染。從前所有惡業憍誑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弟子等，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嫉妒染。從前所有惡業嫉妒等罪，悉皆懺悔，願一時銷滅，永不復起。』善知識！已上是為無相懺悔。云何名懺？云何名悔？懺者，懺其前愆，從前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悉皆盡懺，永不復起，是名為懺。悔者，悔其後

過，從今以後，所有惡業，愚迷憍誑嫉妒等罪，今已覺悟，悉皆永斷，更不復作，是名為悔。故稱懺悔。凡夫愚迷，只知懺其前愆，不知悔其後過。以不悔故，前愆不滅，後過又生。前愆既不滅，後過復又生，何名懺悔？「善知識！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弘誓願，各須用心正聽。自心眾生無邊誓願度，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善知識！大家豈不道，眾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善知識！心中眾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眾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即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眾生，將正見度。

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為真度。又煩惱無邊誓願斷，將自性般若智，除却虛妄思想心是也。又法門無盡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

無上佛道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常念修行，是願力法。「善知識！今發四弘願了，更與善知識授無相三歸依戒。善知識！

歸依覺，兩足尊。歸依正，離欲尊。歸依淨，眾中尊。從今日去，稱覺為師，更不歸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寶常自證明，勸善知識歸依自性三寶。佛者，覺也。法者，正也。僧者，淨也。自心歸依覺，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離財色，名兩足尊。自心歸依正，念念無邪見，以無邪見故，即無人我貢高，貪愛執著，名離欲尊。自

心歸依淨，一切塵勞愛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著，名眾中尊。若修此行，是自歸依。凡夫不會，從日至夜受三歸戒。若言歸依佛，佛在何處？若不見佛，憑何所歸，言却成妄。善知識！各自觀察，莫錯用心。經文分明言自歸依佛，不言歸依他佛。自佛不歸，無所依處。今既自悟，各須歸依自心三寶，內調心性，外敬他人，是自歸依

也。「善知識！既歸依自三寶竟，各各志心，吾與說一體三身自性佛，令汝等見三身了然，自悟自性。總隨我道：『於自色身，歸依清淨法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圓滿報身佛。於自色身，歸依千百億化身佛。』善知識！色身是舍宅，不可言歸。向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總有；為自心迷，不見內性。外覓三身如來，不見自身中有三

身佛。汝等聽說，令汝等於自身中，見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自性生，不從外得。何名清淨法身佛？世人性本清淨，萬法從自性生。思量一切惡事，即生惡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為浮雲蓋覆，上明下暗。忽遇風吹雲散，上下俱明，萬象皆現。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雲。善

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

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却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諂曲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他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常自見己過，不說他人好惡，是自歸依。常須下心，普行恭敬，即是見性通達，更無滯礙，是自歸依。何名圓滿報身？譬如一燈能除千年闇，一智能滅萬年愚。莫思向前，已過不可得；常思於後，念念圓明，自見本性。善惡雖殊，本性無二，無二之性，名為實性。於實性中，不染善惡，此名圓滿報身佛。自性起一念惡，滅萬劫善因；自性起一念善，得恒沙惡盡。直至無上菩提，念念自見，不失本念，名為報身。何名千百億化身？若不思萬法，性本如空，一念思量，名為變化。思量惡事，化為地獄；思量善事，化為天堂。毒害化為龍蛇，慈悲化為菩薩，智慧化為上界，愚癡化為下方。自性變化甚多，迷人不能省覺，念念起惡，常行惡道。迴一念善，智慧即生，此名自性化身佛。

善知識！法身本具，念念自性自見，即是報身佛。從報身思量，即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是真歸依。皮肉是色身，色身是舍宅，

不言歸依也。但悟自性三身，即識自性佛。吾有一無相頌，若能師持，言下令汝積劫迷罪一時銷滅。頌曰：

「迷人修福不修道，　只言修福便是道，

布施供養福無邊，　心中三惡元來造。

擬將修福欲滅罪，　後世得福罪還在，

但向心中除罪緣，　名自性中真懺悔。

忽悟大乘真懺悔，　除邪行正即無罪，

學道常於自性觀，　即與諸佛同一類。

吾祖惟傳此頓法，　普願見性同一體，

若欲當來覓法身，　離諸法相心中洗。

努力自見莫悠悠，　後念忽絕一世休，

若悟大乘得見性，　虔恭合掌至心求。」

師言：「善知識！總須誦取，依此修行，言下見性。雖去吾千里，如常在吾邊。於此言下不悟，即對面千里，何勤遠來。珍重！好去。」

一眾聞法，靡不開悟，歡喜奉行。

機緣第七

師自黃梅得法，回至韶州曹侯村，人無知者(他本云，師去時，至曹侯村，住九月餘。然師自言：「不經三十餘日便至黃梅。」此求道之切，豈有逗留？作去時者非是)。有儒士劉志略，禮遇甚厚。志略有姑為尼，名無盡藏，常誦《大涅槃經》。師暫聽，即知妙義，遂為解說。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焉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遍告里中耆德云：「此是有道之士，宜請供養。」有魏(魏一作晉)武侯玄孫曹叔良及居民，競來瞻禮。時，寶林古寺，自隋

末兵火已廢，遂於故基重建梵宇，延師居之。俄成寶坊，師住九月餘日，又為惡黨尋逐，師乃遯于前山。被其縱火焚草木，師隱身挨入石中得免。石今有師趺坐膝痕，及衣布之紋，因名避難石。師憶五祖懷會止藏之囑，遂行隱于二邑焉。

僧法海，韶州曲江人也。初參祖師，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諭。」師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

僧法達，洪州人，七歲出家，常誦《法華經》。來禮祖師，頭不至地。師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

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師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為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即生，　亡功福無比。」

師又曰：「汝名什麼？」曰：「法達。」師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為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達聞偈，悔謝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弟子誦《法華經》，未解經義，心常有疑。和尚智慧廣大，願略說經中義理。」師曰：「法達！法即甚達，汝心不達。經本無疑，汝心自疑。汝念此

經，以何為宗？」達曰：「學人根性闇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師曰：「吾不識文字，汝試取經誦一遍，吾當為汝解說。」法達即高聲念經，至譬喻品，師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為宗，縱說多種譬喻，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佛，猶覺也。分為四門，開覺知見、示覺知見、悟覺知見、入覺知見。若聞開示，便能悟入，即覺知見，本來真性而得出現。汝慎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佛。蓋為一切眾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世尊，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

二。故云：『開佛知見。』吾亦勸一切人，於自心中，常開佛之知見。世人心邪，愚迷造罪，口善心惡，貪瞋嫉妒，諂佞我慢，侵人害物，自開眾生知見。若能正心，常生智慧，觀照自心，止惡行善，是自開佛之知見。汝須念念開佛知見，勿開眾生知見。開佛知見，即是出世；開眾生知見，即是世間。汝若但勞勞執念，以為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達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師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為迷悟在人，損益由己。口誦心行，即是轉經；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經久不明，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即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俱不計，　長御白牛車。」

達聞偈，不覺悲泣，言下大悟，而告師曰：「法達從昔已來，實未曾轉法華，乃被法華轉。」再啟

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羊鹿牛車與白牛之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開示。」師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為凡夫說，不為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唯一佛乘，無有餘乘若二若三。』乃至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詞，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達蒙啟發，踊躍歡喜，以偈讚曰：

「經誦三千部，　曹溪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師曰：「汝今後方可名念經僧也。」達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經。僧智通，壽州安豐人。初看《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師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明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為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通再啟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師曰：「既

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談四智，此名有智無身。即此有智，還成無智。」

復說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如上轉識為智也。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通頓悟性智，遂呈偈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染污名。」

僧智常，信州貴溪人，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禮，師問曰：「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往洪州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遠來投禮，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師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智常到彼，凡經三月，未蒙示誨。為法切故，一夕獨入丈室，請問：『如何是某甲本心本性？』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即名見性成佛，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開示。」師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現。」

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

「無端起知見，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智常一日問師曰：「佛說三乘法，又言最上乘。弟子未解，願為教授。」師曰：「汝觀自本心，莫著外法相。法無四乘，人心自有等差。見聞轉誦是小乘；悟法解義是中乘；依法修行是大乘；萬法盡通，萬法俱備，一切不染，離諸法相，一無所得，名最上乘。乘是行義，不在口爭。汝須自修，莫問吾也。一切時中，自性自如。」常禮謝執侍，終師之世。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願和尚垂

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師曰：「汝作麼生疑？」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

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師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說，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用。斯乃執

恪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為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為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為外塵相，好

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為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為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為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為真實義，

惟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眾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真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彊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志道聞偈大悟，踊躍作禮而退。

行思禪師，生吉州安城劉氏。聞曹溪法席盛化，徑來參禮，遂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師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為。」師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師深器之，令思首眾。一日，師謂曰：「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紹化(諡弘濟禪師)。

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也。初謁嵩山安國師，安

發之曹溪參扣。讓至禮拜，師曰：「甚處來？」曰：「嵩山。」師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師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師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一本無西天以下二十七字)。」讓豁然契會，遂執侍左右一十五載，日臻玄奧。後往南嶽，大闡禪宗(勅謚大慧禪師)。

永嘉玄覺禪師，溫州戴氏子。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因看《維摩經》發明心地。偶師弟子玄策相訪，與其劇談，出言暗合諸祖。策云：「仁者得法師誰？」曰：「我聽方等經論，各有師承。後於《維摩經》悟佛心宗，未有證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無師自悟，盡是天然外道。」曰：「願仁者為我證據。」策云：「我言輕。曹溪有六祖大師，四方雲集，並是受法者。若去，則與偕行。」覺遂同策來參，繞

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師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師曰：「如是，如是！」玄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師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師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師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師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師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後著《證道歌》，盛行于世（謚曰無相大師，時稱為真覺焉）。禪者智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師弟子玄策，游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云：「汝云入定，為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

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

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云：「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即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云：「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為禪定？」策云：「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師。師問云：「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師云：「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一本無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師憫其遠來，遂垂開決)。」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隍後禮辭，復歸河北，開化四眾。一僧問師云：「黃梅意旨，甚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否？」師云：「我不會佛法。」師一日欲濯所授之

衣而無美泉，因至寺後五里許，見山林欝茂，瑞氣盤旋。師振錫卓地，泉應手而出，積以為池，乃跪膝浣衣石上。忽有一僧來禮拜，云：「方辯是西蜀人，昨於南天竺國，見達磨大師，囑方辯速往唐土。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見傳六代，於韶州曹溪，汝去瞻禮。方辯遠來，願見我師傳來衣鉢。」師乃出示，次問：「上人攻何事業？」曰：「善塑。」師正色曰：「汝試塑看。」辯罔措。過數日，塑就真相，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師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為人天福田。」（師仍以衣酬之。辯取衣分為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樓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於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如新。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

「臥輪有伎俩，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

「惠能沒伎俩，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頓漸第八

時，祖師居曹溪寶林，神秀大師在荊南玉泉寺。于時兩宗盛化，人皆稱南能北秀，故有南北二宗頓漸之分，而學者莫知宗趣。師謂眾曰：「法本一宗，人有南北。法即一種，見有遲疾。何名頓漸？法無頓漸，人有利鈍，故名頓漸。」然秀之徒眾，往往譏南宗祖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傳衣法。豈徒然哉！吾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毋滯於此，

可往曹溪參決。」一日，命門人志誠曰：「汝聰明多智，可為吾到曹溪聽法。若有所聞，盡心記取，還為吾說。」志誠稟命至曹溪，隨眾參請，不言來處。時祖師告眾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志誠即出禮拜，具陳其事。師曰：「汝從玉泉來，應是細作。」對曰：「不是。」師曰：「何得不是？」對曰：「未說即是，說了不是。」師曰：「汝師若為示眾？」對曰：「常指誨大眾，住心觀靜，長坐不臥。」師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一具臭骨頭，　何為立功課？」

志誠再拜曰：「弟子在秀大師處學道九年，不得契悟。今聞和尚一說，便契本心。弟子生死事大，和尚大慈，更為教示。」師云：「吾聞汝師教示學人戒定慧法，未審汝師說戒定慧行相如何？與吾說看。」誠曰：「秀大師說，諸惡莫作名為戒，諸

善奉行名為慧，自淨其意名為定。彼說如此，未審和尚以何法誨人？」師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即為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如汝師所說戒定慧，實不可思議。吾所見戒定慧又別。」志誠曰：「戒定慧只合一種，如何更別？」師曰：「汝師戒定慧接大乘人，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悟解不同，見有遲疾。汝聽吾說，與彼同否？吾所說法，不離自性。離體說法，名為相說，自性常迷。須知一切萬法，皆從自性起用，是真戒定慧法。聽吾偈曰：

「心地無非自性戒，　心地無癡自性慧，

心地無亂自性定，　不增不減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誠聞偈，悔謝，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真如，法還不淨。」

師然之，復語誠曰：「汝師戒定慧，勸小根智人；

吾戒定慧，勸大根智人。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亦不立解脫知見。無一法可得，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意，亦名佛身，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脫知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去來自由，無滯無礙，應用隨作，應語隨答，普見化身，不離自性，即得自在神通游戲三昧，是名見性。」志誠再啟師曰：「如何是不立義？」師曰：「自性無非、無癡無亂，念念般若觀照，常離法相，自由自在，縱橫盡得，有何可立？自性自悟，頓悟頓修，亦無漸次，所以不立一切法。諸法寂滅，有何次第？」志誠禮拜，願為執侍，朝夕不懈(誠吉州太和人也)。

僧志徹，江西人，本姓張，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祖師傳衣為天下聞，乃囑行昌來刺師。師心通，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座間。時夜暮，行昌入祖室，將欲加害。師舒頸就之，行昌揮刃者三，悉無所

損。師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即願出家。師遂與金，言：「汝且去，恐徒眾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後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師之言，遠來禮覲。師曰：「吾久念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德，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師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師曰：「汝知否？佛性若

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行昌忽然大悟，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說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舂池拾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現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師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徹禮謝而退。

有一童子，名神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師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

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為本，見即是主。」師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乃問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師以柱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師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師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心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師又曰：「汝若心迷不見，問善知識覓路。汝若心悟，即自見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見自心，却來問吾見與不見。吾見自知，豈代汝迷？汝若自見，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見，乃問吾見與不見？」神會再禮百餘拜，求謝過愆。服勤給侍，不離左右。

一日，師告眾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

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師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箇知解宗徒。」祖師滅後，會入京洛，大弘曹溪頓教，著《顯宗記》，盛行于世(是為荷澤禪師)。師見諸宗難問咸起惡心，多集座下愍而謂曰：「學道之人，一切善念惡念應當盡除。無名可名，名於自性，無二之性，是名實性。於實性上建立一切教門，言下便須自見。」諸人聞說，總皆作禮，請事為師。

宣詔第九

神龍元年上元日，則天、中宗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授忍大師衣法，傳佛心印，可請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

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云：「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倘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

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其年九月三日，有詔獎諭師曰：「師辭老疾，為朕修道，國之福田。師若淨名托疾毘耶，闡揚大乘，傳諸佛心，談不二法。薛簡傳師指授如來知見，朕積善餘慶，宿種善根，值師出世，頓悟上乘。感荷師恩，頂戴無已，并奉磨衲袈裟及水晶鉢，勅韶州刺史修飾寺宇，賜師舊居為國恩寺。」

付囑第十

師一日喚門人法海、志誠、法達、神會、智常、智通、志徹、志道、法珍、法如等，曰：「汝等不同餘人，吾滅度後，各為一方師。吾今教汝說法，不失本宗：先須舉三科法門，動用三十六對，出沒即離兩邊。說一切法，莫離自性。忽有人問汝法，出語盡雙，皆取對法，來去相因。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三科法門者，陰、界、入也。陰是五陰——色、受、想、行、識是也。入是十二入，外六塵——色、聲、香、味、觸、法；內六門——眼、耳、鼻、舌、身、意是也。界是十八界，六塵、六門、六識是也。自性

能含萬法，名含藏識。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

若正，起十八正。若惡用即眾生用，善用即佛用。用由何等？由自性有，對法外境。無情五

對：天與地對，日與月對，明與暗對，陰與陽對，水與火對；此是五對也。法相語言十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有色與無色對，有相與無相對，有漏與無漏對，色與空對，動與靜對，清與濁對，凡與聖對，僧與俗對，老與少對，大與小對；此是十二對也。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與正對，癡與慧對，愚與智對，亂與定對，慈與毒對，戒與非對，直與曲對，實與虛對，險與平對，煩惱與菩提對，常與無常對，悲與害對，喜與瞋對，捨與慳對，進與退對，生與滅對，法身與色身對，化身與報身對；此是十九對也。」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自性動用，共人言語，外於相離相，內於空離空。若全著相，即長邪見；若全執空，即長無明。執空之人有謗經，直言不用文字。既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語言。只此語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兩字，亦

是文字。見人所說，便即謗他言著文字。汝等須知，自迷猶可，又謗佛經。不要謗經，罪障無數。若著相於外，而作法求真；或廣立道場，說有無之過患。如是之人，累劫不得見性。但聽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而於道性窒礙。若聽說不修，令人反生邪念。但依法修行，無住相法施。汝等若悟，依此說、依此用、依此行、依此作，即不失本宗。若有人問汝義，問有將無對，問無將有對，問凡以聖對，問聖以凡對。二道相因，生中道義。如一問一對，餘問一依此作，即不失理也。設有人問：『何名為闇？』答云：『明是因，闇是緣，明沒即闇。』以明顯闇，以闇顯明，來去相因，成中道義。餘問悉皆如此。汝等於後傳法，依此轉相教授，勿失宗旨。」

師於太極元年壬子，延和七月(是年五月改延和，八月玄宗即位方改元先天，次年遂改開元。他本作先天者非)命門人往新州國恩寺建塔，仍令促工，次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眾曰：「吾至

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為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亦無涕泣。師云：「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為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為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真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

依此修行，不失宗旨。」眾僧作禮，請師說偈。偈曰：

「一切無有真，　不以見於真，

若見於真者，　是見盡非真。

若能自有真，　離假即心真，

自心不離假，　無真何處真？

有情即解動，　無情即不動，

若修不動行，　同無情不動。

若覓真不動，　動上有不動，

不動是不動，　無情無佛種。

能善分別相，　第一義不動，

但作如此見，　即是真如用。

報諸學道人，　努力須用意，

莫於大乘門，　却執生死智。

若言下相應，　即共論佛義；

若實不相應，　合掌令歡喜。

此宗本無諍，　諍即失道意，

執逆諍法門，　自性入生死。」

時，徒眾聞說偈已，普皆作禮，並體師意，各各攝心，依法修行，更不敢諍，乃知大師不久住世。法海上座，再拜問曰：「和尚入滅之後，衣法當付何人？」師曰：「吾於大梵寺說法，以至于今抄錄流行，目曰『法寶壇經』。汝等守護，遞相傳

授。度諸群生，但依此說，是名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為汝等信根淳熟，決定無疑，堪任大事。然據先祖達磨大師付授偈意，衣不合傳。偈曰：

「『吾本來茲土，　傳法救迷情，

一華開五葉，　結果自然成。』」

師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熟其實。

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

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萌，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爾時徒眾作禮而退。大師，七月八日忽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哀留甚堅。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師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為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一在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

縉伽藍，昌隆法嗣。」問曰：「未知從上佛祖應現已來，傳授幾代？願垂開示。」師云：「古佛應世已無數量，不可計也。今以七佛為始，過去莊嚴劫，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今賢劫，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釋迦文佛。是為七佛。「已上七佛，今以釋迦文佛首傳。

「第一摩訶迦葉尊者、第二阿難尊者、第三商那和修尊者、第四優波毬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第六彌遮迦尊者、第七婆須蜜多尊者、第八佛馱難提尊者、第九伏馱蜜多尊者、第十脇尊者、十一富那夜奢尊者、十二馬鳴大士、十三迦毘摩羅尊者、十四龍樹大士、十五迦那提婆尊者、十六羅睺羅多尊者、十七僧伽難提尊者、十八伽耶舍多尊者、十九鳩摩羅多尊者、二十闍耶多尊者、二十一婆修盤頭尊者、二十二摩拏羅尊者、二十三鶴勒那尊者、二十四師子尊者、二十五婆舍斯多尊者、二十六不如蜜多尊者、二十七般若多羅尊者、二十八菩提達磨尊者(此土是為初

祖)、二十九慧可大師、三十僧璨大師、三十一道信大師、三十二弘忍大師。「惠能是為三十三祖。從上諸祖，各有稟承。汝等向後，遞代流傳

毋令乖誤。」大師，先天二年癸丑歲八月初三日(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於國恩寺齋罷，謂諸徒眾曰：「汝等各依位坐，吾與汝別。」法海白言：「和尚！留何教法，令後代迷人得見佛性？」師言：「汝等諦聽！後代迷人，若識眾生，即是佛性；若不識眾生，萬劫覓佛難逢。吾今教汝。識自心眾生，見自心佛性。欲求見佛，但識眾生。只為眾生迷佛，非是佛迷眾生。自性若悟，眾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眾生。自性平等，眾生是佛；自性邪險，佛是眾生。汝等心若險曲，即佛

在眾生中；一念平直。即是眾生成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吾今留一偈與汝等別，名自性真佛

偈。後代之人，識此偈意，自見本心，自成佛道。偈曰：

「真如自性是真佛，　邪見三毒是魔王，

邪迷之時魔在舍，　正見之時佛在堂。

性中邪見三毒生，　即是魔王來住舍，

正見自除三毒心，　魔變成佛真無假。

法身報身及化身，　三身本來是一身，

若向性中能自見，　即是成佛菩提因。

本從化身生淨性，　淨性常在化身中，

性使化身行正道，　當來圓滿真無窮。

婬性本是淨性因，　除婬即是淨性身，

性中各自離五欲，　見性剎那即是真。

今生若遇頓教門，　忽悟自性見世尊，

若欲修行覓作佛，　不知何處擬求真？

若能心中自見真，　有真即是成佛因，

不見自性外覓佛，　起心總是大癡人。

頓教法門今已留，　救度世人須自修，

報汝當來學道者，　不作此見大悠悠。」

師說偈已，告曰：「汝等好住。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亦無有益。」復說偈曰：

「兀兀不修善，　騰騰不造惡，

寂寂斷見聞，　蕩蕩心無著。」

師說偈已，端坐至三更，忽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于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洎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煙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煙直貫曹溪。

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併所傳衣鉢而回。次年七月出龕，弟子方辯以香泥上之，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仍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入塔。忽於塔內白光出現，直上衝天，三日始散。韶州奏聞，奉勅立碑，紀師道行。師春秋七十有六，年二十四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嗣法四十三人，悟道超凡者莫知其數。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中宗賜磨衲寶鉢，及方辯塑師真相，并道具，永鎮寶林道場。留傳《壇經》以顯宗旨，興隆三寶，普利群生者。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終)

作者簡介：偉霖

年逾七十，曾逾矩。前任職於服務業，知人間煙火，也識心底清光。生活安穩，家庭和樂，卻總喜與古人為友，詩書為伴，典籍為侶，思無定則，興無門檻。八十年代曾短期出家，受八關齋戒，隨寶燈律師、金山律師、智梵律師習道。

為人不隨主流，任俠不羈。與妻女共居，與犬共行，以《論語》半部為友，以佛偈幾則為燈，以兵法數章為心鏡，度餘生而不蒼老。